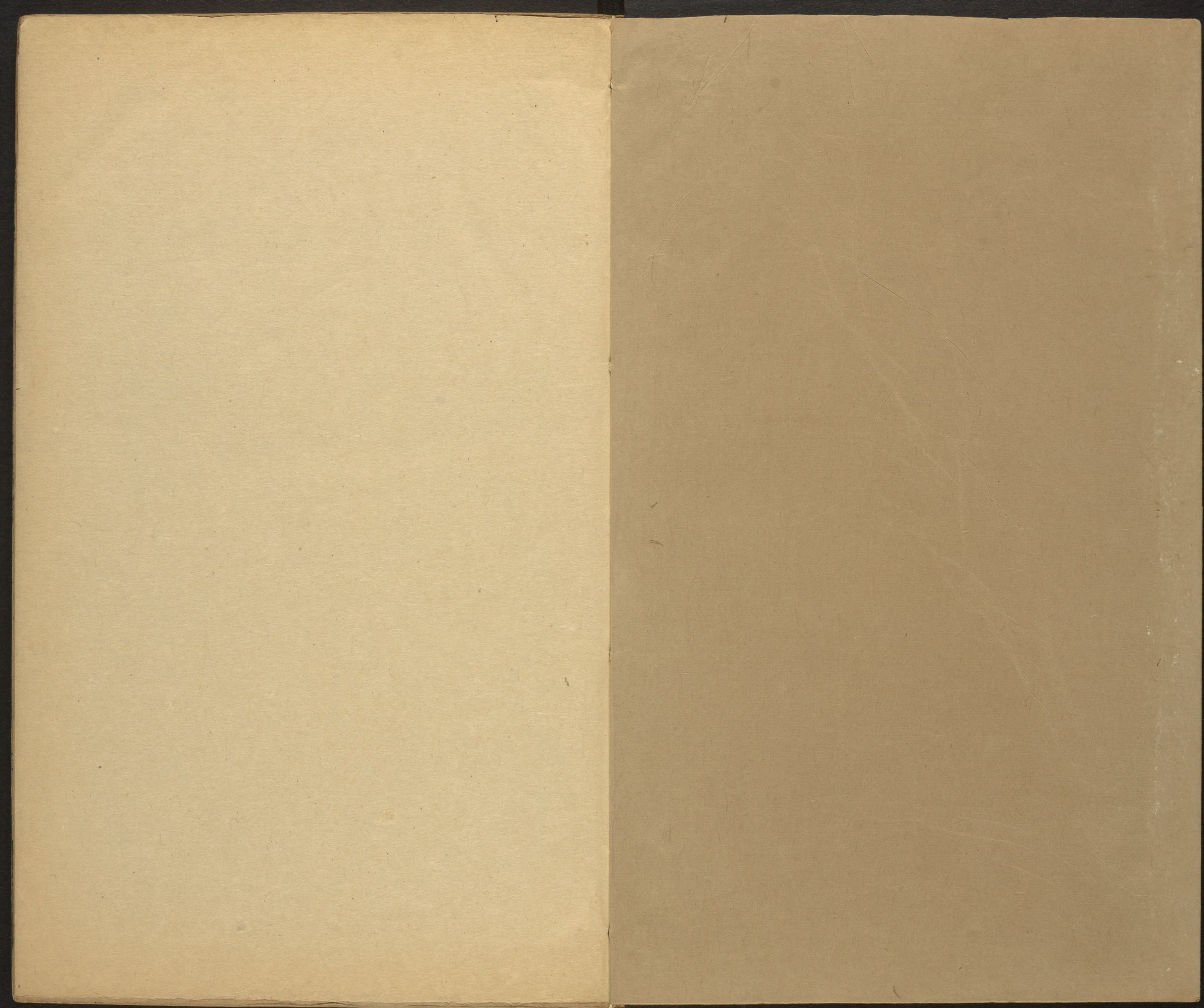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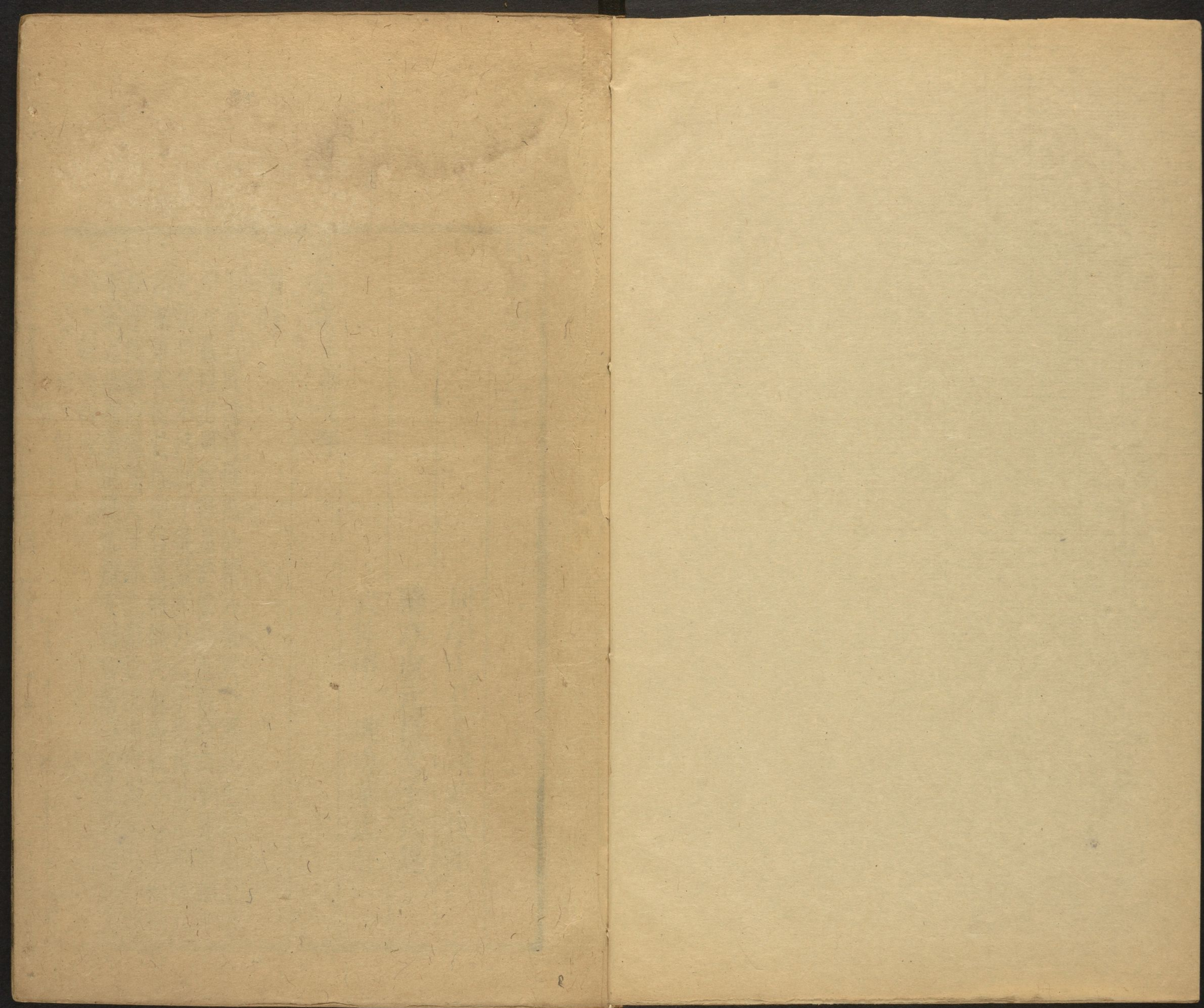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9 1947

T5299/2116 (6)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9 1947





杜詩闡卷二十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知北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閣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雲安詩 永泰元年

諸將

五章責成諸將慨然於韓公嚴武今無其人區區王縉
附元載以出將實無益於安危也當時治軍嚴整如李
光弼功名不終郭子儀盡瘁乃心不免媒孽掌神策兵
為觀軍容使者惟中官輩將權失馭國威不張至使賊
騎憑陵寢園焚劫天子孤立羣臣玩愒內竭國帑外費
軍需近叛強藩遠攜荒服安得如韓公嚴武者起而夾
持之每章責成大指在結二句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

時金椀出人間四句陵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

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四句舉時事

首言長安失守諸將不能盡瘁結曰將軍且莫破愁顏最痛心者陵寢被焚也當年漢朝陵墓皆對南山取其密邇王畿有屯衛之盛乃千秋而寇尚入關耶昨日玉魚纔蒙葬地早時金椀便出人間何發掘之速也此已事之可痛者今日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入寇便橋之度幾幾再見諸將不見朱旗絳天北斗為赤豈乏軍容而使至是議者但謂涇渭等處多設材官以資固守夫材官未嘗乏所恃者將軍耳寄語將軍正僕夫况瘁之日愁顏且莫破哉○謂之昨日早時者必玄肅二宗陵二宗葬於廣德元年三月吐蕃之寇即廣德元年九月去葬時只五閱月朕則柳伉疏中所謂焚陵寢亦必專指玄肅二陵也永泰元年九月之寇郭子儀使行軍司馬入奏請遣諸道節度各出兵扼要害諸將猶擊毬為樂宜公有莫破愁顏句○紅色為殷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頃回紇馬翻

然遠救朔方兵四句言借兵胡來不覺潼關隘指回龍起

猶聞晉水清指代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結

責諸將意

次言回紇入寇諸將不能分主憂結曰諸君何以答昇平追維景龍年間韓公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朔方等處本欲絕回紇入寇之路拔漢家旌以樹之於彼其後祿山倡亂兵陷潼關天子西走劍南太子即位靈武不得已借兵回紇以資殲寇香積一戰得其死力賊勢以潰在韓公當時築城保塞豈料後日有借援回紇之事反來救我朔方之兵時勢使然毋足怪者夫潼關本兩京阨隘自哥舒既潰與賊共之數年來賊騎充斥潼關失隘至今年九月復有回紇入寇之事在至尊久在行間艱難屢歷彼時能用回紇以滅安史何至於今回紇猖獗侵擾為患說者皆謂今上不能禦回紇抑思龍躍朔方時掃清河北今日倦勤之至尊即撥亂之廣平

王當年起靈武清河北至今猶想見其風烈也夫至尊
一戎衣三尺劍汗馬之勞歷有年所今日諸臣亦當共
襄社稷同外主憂庶韓公之烈復見回紇之患永絕卽
昇平可致諸君亦可答其休矣○趙曰收京後嵐州合
關河清故洗兵馬詩有詞人解撰河清頌句此詩龍起
猶聞晉水清疑指此河北爲晉地廣平爲真龍舊指肅
宗至尊
句難接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

門何處覓堯封四句洛陽爲主朝廷袞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

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四句責諸將

三言諸將不能屯田結曰肯銷金甲事春農洛陽爲天下中貢賦所集自經安史非復曠昔彼秦關百二又何恃以無恐洛陽如此猶望諸藩來享來王以天下貢賦補洛陽空虛乃滄海則壤未歸禹貢薊門土地尙外堯封負固多版圖蹙又安望國用富饒也况變理無人相臣每多出將軍需告匱諸將不肯屯田彼王相國不

知是其人否聞其在洛募耕勸農頗修有司職業朕必使兵盡爲農復洛陽富饒之舊斯於留守無忝相國今日肯銷金甲使盡歸南畝否○當時惟李抱真爲潞澤節度使籍民免其租稅給弓矢使農隙習武既不費朝廷廩給府庫亦充實此軍儲之能自供者郭子儀以河中乏食自耕百畝將士效之皆不勸而耕亦軍儲之能自供者公明知王縉不能曰稍喜爲諸將言也曰肯銷金甲婉辭諷之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

海明珠久寂寥四句往事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

二句當時炎風朔雪天王地祇在忠良翼聖朝結還責諸將意

四言諸將不能戮力使朝廷任中官爲將結曰祇在忠良翼聖朝我因藩鎮不臣轉傷荒服亦不來享回首扶桑銅柱間至今氛祲未靖也所以然者咎在朝廷遣中官以征討搜括失其心耳往者中官楊思勗征討安南殘酷好殺遂使越裳翡翠至今不貢中官呂太一收珠廣州阻兵作亂遂使南海明珠至今不來甚矣中官

不可用也。大司馬乃殊錫之爵。李輔國何為者。侍中貂非總戎之飾。魚朝恩何為者。夫在昔楊思勗本為討叛呂太一。不過收珠。已生越裳之心。尚啓南海之釁。况輔國朝恩。手握兵符。口銜天憲。其為生事造亂。又當何如。彼越裳南海。雖炎風朔雪。原是天王之地。土為吾土。人為吾人。焉用遣中官以誅求也。誅求且不可遣。奈何以殊錫加之。使總戎而為觀軍容。使朝廷雖乏人。何至以刑餘之人。辱推轂之任。夫豈無忠良可任者。而顛倒至此。狀則招攜懷遠。諸將有不得辭其責者。何不各殫忠良。翊聖朝哉。○唐人中官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勗始。至魚朝恩而甚。故連及之。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

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六句

武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二句責諸將

五言蜀中多事。繼嚴武者非其人。結曰安危須仗出羣材。去年歸草堂時。錦江春色逐人而來。曾幾何時。巫

山巫峽萬壑悲秋哉。歲月不居。故人長逝。能無轉憶。往時嚴僕射也。往我在幕。朝廷遣使至蜀。駐節望鄉臺。曾同僕射往迎。其處今望鄉臺猶是。嚴僕射已非矣。僕射受主恩最深。東西兩川三持使節。寶應元年春。初除東川一次。是年夏。自東川除西川一次。合之廣德二年之除。為三次。乃其軍令分功罪。明賞罰。能使三軍懷德。畏威。而已仍不廢雅歌投壺之樂。所以然者。僕射能安蜀危。為出羣材。三鎮兩川。破吐蕃。收鹽川。終僕射生吐蕃不敢窺成都。夫西蜀地形險甲天下。繼僕射者苟非其人。蜀之安危未可知也。○合觀五章。首長安次潼關。三洛陽。四南蠻。五西蜀。以長安起。以西蜀結者。蓋劍南雖斗絕天隅。實為長安門戶。至蜀有事。則長安不能安枕。時郭英又代嚴武為節度。不惜士卒。眾心離怨。其後卒為崔旰所殺。安危須仗出羣才。分明英又非其人也。

長江二首

題標長江二字。大意取江漢朝宗于海之義。總是借長江警盜賊。

眾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四句

赴海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二句寫瞿唐峽歸心異波浪何事即

飛翻二句自况

涪萬為峽中二郡。瞿唐為三峽門戶。自江源發於岷山。眾水合涪萬。出瞿唐口。是瞿唐一門。為眾流爭趨之所。夫眾水爭流。而出瞿唐者。欲朝宗於海也。此朝宗之意。人共挹取。可知尊王之義。與水相同。何盜賊不然耶。爾知今日天下。誰者為尊。輒敢竊發。自外朝宗也。其所爭一門處。下有孤石。如馬隱伏。上有高蘿垂猿飲江。其波浪為最險。我之歸心。異是。對我飛翻。欲何為者。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眾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四句承上

色借瀟湘濶聲驅灑灑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四句瞿唐水

眾水會涪萬。爭一門。其浩浩不息者。海為東極。臨故耳。至於朝宗。人共挹。此意何意。即眾流歸海之意。而萬國奉君之心。蠢茲盜賊。不知誰為尊者。豈不於萬國偏無奉君之心。與况此水。瀾則瀟湘無險深。灑灑亦

而且江海之大。不擇細流。霧雨之微。亦可添溢。霧雨接江流而上。遇衣襟。又如此。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山二句承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

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四句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

還點明閬州啓殯

房公客殯歸葬東都有日矣。生時於君。雖無一德之契。然是一德興王。玄齡後人。可惜孤魂久客。至今纔返。昔者陳壽定丞相諸葛故事。公生前奏議。可為朝廷典故。猶之諸葛。謝安石薨。晉帝賜東園秘器。贈太傅。公生前。既為刺史。歿後贈太尉。是亦安石。我在閬州。祭公臨行。又別公墓。嘉陵之淚。他日已灑。今日靈櫬。必由雲安出。峽則他日此淚。應沾楚水。同還楚水。湯湯愁余心矣。○諸葛有故事。二十四篇。後主不能用。瑯建分鎮討賊之議。肅宗亦不能用。此語似有微意。太守一作太尉。

丹旄飛飛日初傳發閬州二句閬州啓殯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

流劍動親身匣書歸故國樓四句歸葬東都盡哀知有處為客恐

長休二句白傷

他日之淚自嘉陵還今日之懶從閬州發矣當公陳濤斜之敗時論病之豈知陳濤斜後朝廷頻有喪師失律之事而風塵未靖乃房公當日坐此貶斥今日孤竟竟與江漢同流而還也公一生清德身後所遺不過書劍身雖長逝平生所佩之物尚有生氣躍躍欲動往年讀書陸渾山中陳濤斜之役效古法用車戰此亦多讀書之誤既不適用於當時且卷懷歸故山耳公首丘有日我歸棹何時是我哭公盡哀有處哭公之人他日長休既悲我公行自傷也○公祭房公文有身瘞萬里家無一毫句詩中書劍云云可知身無長物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四句白述

久病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四句

別送

扶而猶杖一何憊也病使然耳昔愁白髮之多今愁白髮亦少少若新洗直無髮矣衣日故身日瘦寒衣之在笥者不獨寬且長矣不獨長者長短者亦長矣一病至此或亡將近故人見及為此深憂今日作別亦無淚可揮耳雖然天涯作客各逐浮萍今日無淚可揮他時有書可達猶望詳盡寬我病懷云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遯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清水透迤白日靜隴

山蕭瑟秋雲高四句近聞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

似聞贊普更求親甥舅和好應難棄四句由近聞推言之

近聞回紇與吐蕃爭長不睦郭子儀乘其隙與回紇定約共擊吐蕃夜引兵趨去不敢過臨洮而牧馬矣於是

近而清水白日蕭蕭遠而隴山秋雲冉冉近聞如此從此崆峒五原亦可帖然北庭回紇復可通使又聞吐蕃酋長名贊普者遣使求親思續舊好想朝廷利有此舉必當允其所請與○結意在求字蓋和親下策不得已或出於此寧使吐蕃悔過求和決不可自朝廷遣使請和開寶年間贊普以朝廷絕其和好往往上書自陳此和好之可徇者肅代以來朝廷以兵力不支有借援外夷之勢因其叵測遣使請和此李之芳崔倫等稽留不歸唐與寺之盟徒為吐蕃竊笑耳公曰似聞贊普更求親若使贊普來求似屬可許不然大臣將相安在出此下策

遣憤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

四句憤

蜂虿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四句遣

聞道吐蕃既逐花門入朝叙功前後賞賚無筭府藏空竭猶未肯還何花門無厭哉問收京後朝廷誰總戎機

使論功者竟屬花門將也彼猶蜂虿其毒難除須震天威乃可懾服不然如廣德元年花門助討史朝義時雍王與魏琚韋少華至其營將軍車鼻責雍王不拜鞭少華琚各一百竊恐少華等鞭血之事又見於今日漢臣之衣必至血再濕而后已也○初魚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分為左右廂居北軍右收京後勅為天下觀軍容使總掌禁兵是總戎機也是年回紇悞以郭子儀捐館故敢入寇若使子儀總戎機回紇決不至此公曰誰復有諷意焉公深於謀國於吐蕃反日和好應難棄於回紇直曰雷霆可震威深見吐蕃入寇悞於懷恩回紇要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時崔旰作亂成都趙公刮寇至夔大食國名題曰趙公大食刀歌非歌大食刀歌趙公也

太常樓船聲噉嘈問兵刮寇超下牢牧出令奔飛百艘猛

蛟突獸紛騰逃

四句趙公臨夔

白帝城寒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

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本怒號
水翼雲澹傷哀侯鑄錯碧翬鵠膏銛鏑已瑩虛秋濤鬼
物撇捩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條龍伯國人罷釣鼈以上叙刀

芮公回首顏色勞分閫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

環結珮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

如線針如水荆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

魎徒焉爾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不似長劍

須天倚以上贊趙公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

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四句趙公與刀總結

我聞崔旰殺郭英又蜀中大亂趙公從荆南來所將樯船噉嘈如沸趙公超下牢不憚遠涉者問兵刮寇勢不

容已耳趙公至而州牧出縣令奔百艘齊發莫不皇皇
然執干戈從趙公後趙公之樓船下牧令之百艘飛使
江上猛蛟山中突獸忽紛騰而逃逸此行滅寇不再舉
矣時方玄冬駐節夔城趙公身佩寶刀舉以示我捉刀
壯士衣短衣戴虎冠寶刀在鞘憑軒而拔一拔之頃天
為高風為翻日為轉木為怒號而且水為翼雲為澹哀
侯為之傷刀神矣况鑄之錯之加以碧翬之飾瑩之潤
之拭以鵠鵠之膏宜其銜鏑晶徹虛秋濤之澄清鬼物
遜逃忽坑壕之填噎此寶刀出自大食國蒼水使者所
佩也今失寶刀空捫赤條而無聊賴亦龍伯國人所服
以驅海怪者今失寶刀亦罷釣鼈而去海濱刀神矣在
刀為大食在人為賢豪大食之刀用斬奸邪賢豪之人
用平禍亂於時王帥芮公方回首而嗟蜀亂賢豪難得
喜分闔而得趙公蓋將以亂絲付理也趙公不辭勞不
避難手持寶刀高歌而起攬環結珮期相終始以為今
日者得君亂絲為君治理正賢豪僂力之秋亂賊授首
之日其心甚壯其願甚雄視蜀江如針線耳視荆岑如
彈丸耳視干紀之賊臣惡子真魑魅魍魎耳賊臣惡子
之腰領此刀一揮直如取如攜亦不高不痺俯仰依人
縱橫如意彼倚天長劍徒有其名惟光祿英雄差堪比

擬固此刀能事亦趙公神武今趙公挾此刀以往鋤亂賊建奇勛將見趙公功名圖麟閣而丹青為光此刀光芒燭六合而風塵永靖趙公與刀俱不朽矣妖腰亂領亦上下倒置之象崔旰殺主將其象似之

王兵馬使二角鷹

王兵馬與芮公趙公同刦寇至夔者公借角鷹美之

悲臺蕭瑟石龍窠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回

風滔日孤光動四句寫悲臺為角鷹作勢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

軒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

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韞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

敵以上賦將軍樹勲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

三後猊敢決豈不與之齊四句美王兵馬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

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星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

合梟鸞分五句角鷹將軍互結

巫峽悲臺氣狀蕭瑟石有龍窠之象悲臺哀壑樹木杈枒勢有呼洶之聲其中長江萬里時回風而風嗟時滔日而日暗唯有孤光搖動而已即角鷹可知矣此角鷹雖在韞上臂為翻倒勇氣軒然嗟此條鏃焉能羈彼其眼之碧天地不足當其一抉向者悲臺龍窠眾壑杈枒長江之回風滔日早為此鷹物色也區區杉雞竹兔孩虎野羊亦何足惜亦何不辟易之有雖在韞上其稜稜勁翻有飛而食肉之氣似此勇銳將軍而外誰與為倫當將軍樹功安西馬蹄踏崑崙之險白羽入後猊之肉以此勇決方彼精銳誠哉匹敵不愧也今日將軍有此角鷹今日芮公得我將軍蠢茲崔旰作亂成都荆南芮公得將軍以撥亂亦如將軍得角鷹以翔雲彼惡鳥啄屋盡殲斯快今日角鷹雖在韞上有一日焉搏擊九天必能使梟鸞之族立分其類然則將軍起平蜀亂使亂賊忠良判然不淆亦猶是云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

四句冬深

之景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四句

冬深之感

花葉開落自隨天意不能與天爭也江溪深淺自共石根不能與石異也早霞變態或遠或近隨物影而為形寒水去來或早或暮依舊痕而為候人何以偏岐路哉楊朱之淚到處易下也人何以不歸故鄉哉楚客之魂是處難招也當此風濤暮猶不穩今日捨棹更宿誰門途真窮矣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

四句將曉

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番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

四句將曉

之感

石城擊柝將曉而輟鐵鎖嚴關將曉而開鼓角之聲將曉而悲星河之影將曉而落我又何之哉彼巴蜀地僻民悍動輒梗化節使其地者往往不能生還巴蜀不可居如此我年垂老一葉飄飄今日將去雲安適夔州夔為楚地本屬蠻方蠻方非我居不得已犯之云爾○巴人小梗如至德二載南充土豪作亂乾元年間叩簡嘉眉等處屢反蜀使無還如上元間兵馬段子璋反伏誅寶應間兵馬使徐知道伏誅今兵馬使又殺節度郭英又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太清波

四句將曉

放船之景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四句之感懷

官燭回棹歌發犯百蠻而往歌為楚歌矣於時寒沙之上霧氣初蒙清波之中落月已去回首少壯已惜身名晚而功業不建今當衰老徒慙應接多而酬酢不堪縱使歸朝有日簪笏自顧筋力誰能堪此我向曉之情如是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雁承

意動百丈誰家上瀨船承江可憐未將梅藥驚愁眼更取椒花媚

遠天二句正見今朝臘月春意動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二句反結雲安縣前江可憐

臘月春動江色可憐矣春動雁歸此一聲入耳者是送書雁但不識何處飛來亦肯為我附書故鄉否江船且緩此百丈牽來者是上瀨船不識誰家之子我方思下峽去彼却欲上瀨來乎春意雖動梅藥尚含猶幸未將不致亂我鄉愁也梅藥未將椒花已獻聊取椒花以媚遠客之天耳今朝臘月春意動如此所可歎者我尚留滯雲安也漢制尚書內直起草我為尚書郎當此臘盡春回萬國朝正我豈不欲身到日邊以近天子乃明光起草徒為人羨自傷肺病終遠長安真覺雲安縣前江可憐矣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

鼓發船何郡郎四句承雲安縣前句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

渴長二句滯雲安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二句去雲安

市上寒輕故山州亦破寒而其色碧此時市上恍在山烟外樓前日滿故江霧亦映日而其氣黃此時樓前渾在江霧中市上烟輕因有負鹽出井之女歷歷焉見其出井而識之曰此溪女樓前日滿乃有打鼓發船之郎沉沉焉聞其打鼓而揣之曰何郡郎夫夔州女當門戶此溪之女負鹽出井固其所也至若作客行者何郡之即打鼓發船不可已乎我留峽不得歸長安猶周顛於新亭我去官老病殊方猶司馬於茂陵周顛舉目堪傷司馬著書何益猶幸春已動花將開從此乘春南野去雲安適夔州我今側耳惟聽棹聲相將而已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

輕柳絮點人衣四句承上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太親知見

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四句結到歸家

春意既動爛熳不遠矣宜乎燕子黃鸝桃花柳絮若或見之此際準擬開懷所難者垂老之年親知契濶耳他日豈無一杯於燕子黃鸝桃花柳絮下可以自遣奈筋力既憊故山不歸何家且不得歸日邊之朝真虛想也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露未消微微向日薄呱呱去人遙

四句又雪

冬熱鴛鴦病峽深虎豹驕愁邊有江水安得北之朝

四句又雪

之感

雲安雪不到地偶在青崖之間縱有微花向日隨化而况無色去人更遙夫嚴冬肅殺理之自然今冬熱則鴛鴦病彼鴛鴦物之良善者此時而病良善不可為也肅殺之氣能制強梁今峽深而虎豹驕彼虎豹獸之兇惡者此時而驕強梁反得志也我愁甚矣幸有江水藉以歸朝但江水東流安能北去亦空托之想像已耳○時

崔旰亂蜀良懦受壓強暴為橫朝廷專事姑息成令不行何異嚴冬當肅殺不肅殺也公有感於此托之南雪不到地且欲因江水北去一達於朝其後杜鴻漸至成都卵翼崔旰無一言責其干紀是真南雪也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况復傳宗近空厭惜別離

四句送往

東川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

二句放生池祖席處

倘憶江邊臥歸期

願早知

二句預期

東川我舊遊地最多詩友今日贈別詩欲輕為有甚怯者况彼處之傳宗復近則我詩直不必為亦空厭惜別而已不見放生池邊梅花爛熳草色芊綿侍御遊東川信足樂也亦念江邊有故人者引領歸期甚切耶

雲安詩

大曆元年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

傳纖手送青絲

四句兩京立春之事

巫峽寒江那在眼杜陵遠客不

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四句雲安立春之情

春日應有春盤盤中盛者細生菜也生菜何足憶惟兩京梅發時曾食此春盤為可憶耳以言盤是白玉盤由貴戚之高門出以言菜是青絲菜從佳人之纖手傳彼時京都士女所在餽遺太平歲時率成風俗今日身在他鄉所對者巫峽寒江耳兩京不見也乃自顧猶兩京人物也是杜陵遠客也夫巫峽那堪對眼杜陵何日言歸呼兒覓紙聊一題詩如身在兩京食此春盤云爾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謔

四句蜀事

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四句懷

西川地僻問罪之師未到此風塵戰伐蜀中尚多也在肝茂視天朝竊據一方不知蜀之父老翌戴天朝謳謔之聲至今在耳民心戴唐如此彼崔旰雖據有蜀地夫何能為劍閣天險料崔旰終難自立崔旰旣不能據有蜀地我之柴門庶得再過此巫峽之水尚不忘情於錦江朝朝遠逗耳信可懷也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

界天白錦城曛日黃

六句寫錦水居止

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結還空懷意

我錦水居止經營斷手三年於茲平生所極不忘者今日想像中一一見之此為宅我嘗謂萬里橋西一草堂者是此為莊我嘗謂百花潭水即滄浪者是有宅則有軒我嘗謂茅軒駕巨浪者今依然面水否有莊則有樹我嘗謂獨樹老夫家者今依然經霜否對草堂者為雪嶺我嘗謂總含西嶺千秋雪今猶想見界天白也背草堂者為錦城我嘗謂錦城絲管日紛紛者今猶想見曛日黃也形勝若此回首茫茫是巫峽之水雖逗錦江柴

門之歸終
托夢想耳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

二句領
至末

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

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六句

老病稽
留互說

巫山何地老病於此楚客何人稽留其間老病而稽留
稽留彌苦稽留而老病老病則藥物關心奈
峽中絕少此所餘者乃他日裏也稽留則所見雲安花
發亦非一次眼見此花又從去年之叢而發也似此老
病乃伏枕而聽又多霑沙之雨似此稽留奈艤舟於此
又遭逆水之風當年漢朝尚書郎每月給赤管雙枝我
為尚書郎應有此賜乃老病巫山終難就列
稽留楚客無日歸朝亦終作一飄蓬而已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

二句領
至末

輕箏煩相向織緯恐自

疑煙添疑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甲子不宜雨此冥冥者為甲子雨乃立春已過又為春
甲子雨春雨釀熱輕箏堪揮織緯可試直疑是夏而非
立春時也此雨甚細煙中有色風裏如絲果狀冥冥而
為甲子雨也如此冥冥雖朝雨直覺巫山欲暮不獨似
夏忽而寒兼催宋玉悲秋雨之失時如此○按月令孟
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輕箏煩相
向織緯恐自疑行夏令矣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森
風暴雨總至藜莠並興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行秋
令矣崔旰之亂國時有恐
之應亦藜莠並興之象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

二句領
至末

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

雲正月峰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羣

地為南楚地異天時亦不同故青春為南楚青春南楚
暄多寒少未暄先暄不待春深二氣遂分焉一驗之草
無名類而一齊早發一驗之雲若隨意而非有定候一驗
之蜂於正月而羣飛已見一驗之鳥雖非時而鳴聲已
聞南楚青春異如此我杖藜來此誠恐為公孫述輩躍
馬者所妨夫豈好為離羣哉○躍馬二字借用以公孫
述比
崔旰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

春風見蕭蕭夜色淒

六句雲安子規

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二句

客情

雲安縣居峽裏其臨江一樓如鳥斯翼兩邊山木鬱鬱
蔥蔥子規之啼不輟矣其形微細眇眇狀偶見春風其
聲哀怨蕭蕭然不堪靜夜愁人何以遣此乃子規故傍
愁人低聲而喚亦奈之何○在物為子規在人為子美

故作傍人者不傍
他人傍子美也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

二句水閣

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

雨檻臥花叢風床展書卷

四句朝霽

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

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

四句朝霽之事

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

見

二句簡嚴明府

雲安城抱春岑江閣之間兩崖對峙閣峻矣雲白為雨
歇之象况低則雨高則晴崔嵬如此因而芳甸之上朝
旭射焉霽可必矣猶是雨後故檻外花叢臥而未蘇狀
已風清故床上書卷向人欲展爰鈎簾而眺霽景適見
鷺起鷺亦喜霽與鈎簾之人並起遂丸藥而趁霽色適
聞鶯囀鶯亦快霽其聲覺圓轉可聽此時婢子捧尊兒
曹開卷可自娛矣况晚年得交明府之賢者數數
相見不足破雲安岑寂哉○續兒即繼續舊學意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弓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解瓦
飛十里總帷分層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
騎清旭散錦幪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
爲糞土叢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畫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
歲翁車駕既云還楹角忽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椅桐
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
忝近臣景從陪羣公登堦捧玉冊峩冕聆金鐘侍祠愿先
露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
羽猶葱朧以上叙安史之亂及肅宗收復事前者厭羯胡後來遭犬戎俎

豆腐羶肉采恩行角宮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

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已

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冗官各復業土著

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

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

春薦靈寢永永垂無窮以上叙吐蕃之亂及代宗收復事京都不再火涇

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栢老去苦飄蓬將自己結遙應起手往在西京時句

往者我在西京不似今日飄蓬也。不幸祿山難作。形宮之內。賊騎充斥。最可痛者。九廟遭焚也。瓦飛總裂。木主皆灰。此時我陷賊中。親見其合昏排騎。向曉散營。賊臣上頌德之篇。逆節獻成功之表。嬪妃屠糞土委矣。玉座陷。畫蟲剝矣。二聖蒙塵。老翁飲淚。祿山陷西京時。如此未幾。我奔行在西京。復大駕還寢廟重修。羣心亦萃。制

作雖云草創帝力已見恢弘郊廟既舉於前春聖人躬親夫祀典此時我在西京官忝侍從捧玉册而陪奏假聽金鐘而効趨蹌雖俯仰愧殉節之臣不先朝露乃直宿近濯龍之館竊幸叨陪穆穆天子原是孝孫霽霽祥雲重飛玉殿靈寢之內鏡奩一新神御之前翠羽重煥肅宗收復時中興治具雖一事未舉而廟貌重新將以萃渙亦欲使后人長為孝孫也繼體者誠能保安圖治從此京都便可不再火矣涇渭父老便可開愁容矣奈何祿山亂平吐蕃難作側聞其入西京也雖異祿山之焚九廟乃廟中俎豆亦穢腥臙廟中采芻亦殘弓矢其餘喪亂大畧如前最痛心者藩鎮之赴援不聞節度之人朝希有今日安得自西徂東布昭王命使王將盡驅闕下使士庶盡遷關中也安得朝廷下哀痛詔使車書盡通銷各鎮兵使征調盡撤也安得斥冗員墾荒土行儉德而君臣交勉朝野豐亨也能若是則中興與開創同烈繼體與前王並休將見至尊垂衣開直言之路和風洋溢滿天地之間前此俎豆辱采愚壞者今日櫻桃薦靈寢安矣庶幾京都磐石烽火不來涇渭遺民樂利永享我亦得歸故鄉掃丘壟攀松栢而雪子孫之涕其如一身流落萬里飄蓬廬墓終違首丘無望何嗚呼往

在西京時既遭禍亂老去苦飄蓬亦終遠長安而已○此章歷叙肅代兩朝祿山吐蕃之亂以見幸蜀之轍不鑒於前奔陝之駕相尋於後故於肅宗收復處畧其治具於代宗收復處詳陳保安圖治之道正見肅宗不能如此沿至代宗再有吐蕃之禍乃代宗收京後不聞罪已有詔獨孤及上銷兵疏而不納甚者宦官董秀等皆掌樞密胡僧不空等並列清華冗員濫矣河北山東流亡未集諸節度不行屯田之政土地荒矣納諸道珍玩駿馬之獻造寺無窮塗金為瓦所費億萬儉德安在命裴冕等待制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是不能納諫諍也數者無一而可致治無具禍亂相因未幾德宗又有奉天之幸內寇外夷與唐終始至篇中血脉以孝治為重故詳言宗廟廢興之由於肅宗曰天子惟孝孫於代宗曰繼體如太宗并自寫一句曰歸號故松栢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
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

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以上客居之處蜀麻久

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

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以上客居時事我在路中

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

望思王孫鳳隨其凰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園十年別

鄉村日暮歸飛翬北林空自昏以上客居所感安得覆八溟為君

洗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

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八句客居之懷

雲安客居之堂形勢何如前臨江後倚山故鬱朕眾木邪豎峭岸萬尋蒼濤有飛翻之象後倚山故鬱朕眾木邪豎兼雜石之痕此間無人時聞子規啼耳子規啼壯士悲矣顧此山根即是峽石雖在堂後究其勢直開四千里

且此江即入峽之水雖在堂前究其派直合數百源此間雖有人亦與虎為伴耳幸相傷猶兩存也我胡為來此亦由嚴武初薨崔旰作亂吳蜀道梗商舶不通幸而來鎮成都者係我族父鴻漸此時軒車應戒行而動候吏盡操舟而迎亦憑節制之尊以靖蜀亂耳我今逗遛中路進退兩妨兼之臥病遠行有阻劉安招隱詩曰王孫兮不歸春草兮萋萋今見碧草轉思王孫王孫本鳳已隨鳳去嚴公長逝如鳳苞之飛去也彼籬雀何物鳳去宐其暮喧崔旰黨類如暮雀之喧繁耳我見碧草因懷王孫我懷王孫因思故園鳳去矣雀喧矣亦有北林之翬夫北林之翬今何其空自昏耶夫亦乾坤未寧之故安得覆溟水洗甲兵此在稷契自命者亦易為力亮吐蕃不足殲滅所惜我有殲滅吐蕃之心朝廷無錄用稷契之日老儒無成為可痛也然既為臣子四藩不靖皆我之憂况篋中舊筆猶是尚書郎之筆雖老儒草奏難達帝鄉乃一往情深淋漓欲灑我客居之懷如此○結處數語似為杜鴻漸發勉其靖蜀亂也其後鴻漸不能討賊卯翌崔旰所謂臣子憂四藩者安在公早見及之宜稷契之願勃然欲發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窅一林麓棲泊
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
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長兒女欲
起慙筋力以上言老病難歸居此客堂也客堂叙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
蕨芽紫渚秀蘆笋綠巴鶯紛未稀微麥早向熟悠悠日動
江漠漠春辭木數句客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
名人埋沒何由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憇息地
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茅屋上公有記者累奏
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筭正獻可天衢

直尙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以上

言老病不能歸朝故居此客堂也

客居思弭亂客堂思致君憶昨去成都抵雲安便分
楚蜀今日捨舟就陸此身又在窈窕林麓間自笑此生
非水卽山也我去秋至此病染消中然此病不自雲安
始廿載於茲豈為未足頭白而歎不為天年但老馬志
在望雲南雁常思北向詎意別家以來兒女徒長欲作
歸計筋力不堪恐此身終成流落耳家且不能歸矧曰
歸朝哉今日客堂前節序將改目前時物雖具何為不
見蕨芽挺紫蘆笋抽綠鶯啼聒耳麥秀先時物如此其
具也遲遲之日與水俱流呱呱之春辭條欲去節難禁
其改也猶憶昨在成都曾叨臺郎之職彼臺郎妙選才
俊斯堪自顧菲才叨此已極豈無前輩名譽斐然絕望
青雲終老牖下我既授臺郎綰章紱豈安逃富貴耽林
泉奈所賦不同性甘幽獨而况憇息之地無竹不居酒
盃之中事業便足華堂何慕茅屋是營自幽獨如此
臺郎章紱胡為而來亦由上官嚴公以故人之誼累奏
參謀得霑升斗耳乃官忝檢校原無濟時之才况身達

闕廷祗益曠瘵之懼。今上偃武修文。廟筭既正。羣公獻
可替否。天衢不陂。我庶幾趨走天子前。竭盡頂踵力。苟
利社稷。毫髮以之。無奈消中之疾。甘載不痊。自顧形骸
有如土木。進焉靡所投足。退焉無所稅駕。何去何從。惟
有委之。行色聽其所至。而休焉。嗚呼。欲起慙筋力。既不
能歸家。進退委行色。又不能歸國。恐終不免為殊方之
鬼。而老馬望雲。南雁
意北。亦徒狀也已。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四句提出

西川杜鵑雲安杜鵑作對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

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
魂生子百身巢百身不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
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吾

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

以上西川今有杜鵑

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以上雲安有杜鵑

蜀有杜鵑乃蜀中亦不盡有西川則有東川則無涪萬
亦無雲安又有矣西川有杜鵑我昔遊成都聞之此時
結廬錦水竹木蕭森杜鵑之聲哀哀來叫我見再拜重
是望帝所化也所以百身代哺禮若至尊其明君臣之
義一如鴻雁識兄弟羔羊知母子聖賢師之制禮傳世
夫禽鳥微蟲猶解事主如此雲安有杜鵑我今居雲安
聞之其暮春至哀哀而叫為望帝魂百身奉之若至尊
者亮與西川無異我見再拜亦如西川無奈老病經年
不勝拜跪念其君臣之誼惟有淚下如泉一志悲痛而
已○杜鵑為古帝魂篇中說到再拜不能拜可知不為
一鳥公無念不在君父胷中耿耿有一杜鵑故於有杜
鵑者志幸曰西川有杜鵑雲安有杜鵑於無杜鵑者志
異曰東川無杜鵑涪萬無
杜鵑與當時刺史無涉

贈鄭十八賁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四句

八八遭亂意不歸竄身迹非隱二句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自謂

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

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以上鄭十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八申首段

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

趾詠唐虞追隨飯葵董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

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敏以上自叙

十八爲人温温君子令我傾倒矣且秀若靈芝冠彼衆

芳欲疎遠之不可得者若我遭亂而來竄身非隱在彼

細人其姑息我者正侮慢我子則不然其敬謹我者實

非姑息我也乃其冠衆芳者有故凡人識不足以見物

理則昧於出處文多踏駁徒爲有識者笑子則高懷遠

理有識所欽鄙捷徑而卑飛以待時有守矣歛才情而

標準不少越能文矣能文何讓屈宋有守直方顏闕我

何幸得於羈離牢落中遇之我遭亂竄身不能前者亦

不過路迷水陸有畏前途病假藥餌暫羈遠轍耳又自

傷古人已往青史徒存幸有我子聯詠唐虞其甘葵董

而况身異陶潛煩好事之送酒人非仲叔累縣尹之遺

肝斯亦窮途足慰者至若遭亂思歸竄身未返而曰尚

可朝謁尚可排金門竊恐我之少也猶不如

人今老矣無能爲矣子年敏妙尚其勉旃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四句

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爲酸辛四句

生慟天地則瘡痍朝廷多正臣異才復聞出周道日維新四句

哭後四句正見高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櫬

義邁等倫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六句雲安憶昔鳳翔都

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

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睹耕鑿

民十句追昔對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揚舫洪濤間仗

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六句送別玄甲聚不散兵

久食恐貧窮谷無束帛使者來相因若憑南轅使書札到

天垠以上又以蜀事屬

之始終勉以高義
自賈生憂漢室危亂慟哭上書直言見斥此後更無人肯為賈生者蔡子卓然高義直邁等倫今日又得一賈生也當賊臣犯闕大駕蒙塵蔡子謂皇帝於行在獻書陳事其志直欲清禍亂一時涕流丹極感動至尊此其高義無異賈生所以輒坤多故賴此正臣盈寧如子異才間出竟使有唐再造同於周宣顧子亦我知己會逢使蜀一伸別顏不圖我子重有扶襯歸秦之役又值我臥病也追維十年以前蔡子獻書皇帝正我扈聖崆峒

十年倏忽聚散無常臥巴江者固老病日侵歸成秦者宜勤勦彌力冀將時事歸京直陳使社稷永安君臣一德庶臥病之老亦蒙帝力垂朽之人及享太平不亦始終荷子高義哉今別矣此去上水駕峽逆行閣道如龍倚津更險似子才足濟物揚舫而往夫復何憂行見水路既窮舍舟策馬直抵秦塞復命至尊且晚間耳顧爾主人郭公既薨以來蜀亂尚熾賊首未授將甲未解恐師老而食不支矣窮荒粟帛既難贍軍使者誅求相繼不絕蜀民既苦兵又苦使亮子賈生自命有高義者必有以處此并望南轅之使寄書老夫豈曰入朝致主遂忘天垠臥病之人與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二句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時景

二句
答意

雨後過畦方有潤澤花殘步履不覺濡遲我見子末由矣幸有文在當此雨過花殘讀子之文咄咄稱奇應令

十八郎賁才如小陸者亦驚子真大陸矣把文之餘念子好客君家有鄭當時者得子再見哉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

四句贊其

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四句

惜其遇

昔在錦城與王將軍遊膽氣雄哉臂懸勁弓身騎駿馬一出一人何人敢當惜平時危勢屈徒負將軍高義耳試觀滿堂賓客如將軍者誠有幾人也○王將軍在成都正值崔旰作亂勿克與栢茂琳等協力討賊此詩深惜之久兩期王將軍詩云安得突騎只五千卒然肩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謠明王正鬱陶與此同意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

四句叙來

書

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

四句

自

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途萬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

四句

寄詩之意

子以省郎使蜀憂我伏枕貽書贈藥如柴胡誠利汗而宜服者省郎此誼何異隋侯以藥救蛇病士此心亦當如蛇銜珠而報所以然者天涯臥病親知既少楚俗輕醫藥餌又無耳今日病夫歸楫尚滯水衣江畔春鷗徒然洗翅我羈出峽子將使旋側聞南下舟航猶上急水須知行人安穩早取平途但子為天使我本腐儒拳拳然貽書信惠藥餌者亦由我曾為尚書郎與子有寮案之誼故憂之特切也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伴瞥振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眾鳥安肯相尊崇隳形

不敢棲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齒欲禿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咽

如有謂號啼畧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

蒼穹以上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敦學傳遺風迺知變化

不可窮豈知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五句感慨

我嘗謂杜鵑是古帝魂古帝何人稱望帝名杜宇者是望帝亦一代天子化為杜鵑微細極矣跳竄枝葉相隨者不過雌雄羽毛憔悴尊崇者已無眾鳥生前華屋形隳難居歿後深叢翮短願處不獨無居且無食矣不獨已飢且生雛莫能養矣盡言杜鵑生子眾鳥爭哺由今觀之一何愚哉聽其聲音如泣如訴果然微細有如嬰孩亮無有察其苦衷者庶幾穹蒼鑒之耳不意蜀人感動悚然起敬相傳至今然後知事之變化不可定也杜鵑雖微細昔日曾居深宮豈嘗跳枝竄葉樹木中者昔日嬪嬙如花豈嘗捨伴暫換雌隨隨雄者人但訝其竟作

杜鵑何微細亦曾憶其古時杜宇稱望帝哉○當時上皇幸蜀羣臣爭樹靈武功相依上皇者惟高力士陳玄禮幾人耳詩曰眾鳥安肯相尊崇是也上皇幸蜀還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居也詩曰隳形不敢居華屋是也上皇愛居興慶宮李輔國又謀遷西內上皇曰興慶宮我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我志也詩曰短翮惟願居深叢是也肅宗令萬宜咸宜二公主視膳西內上皇以不憚不茹葷辟穀幾幾雀穀之探詩曰苦飢始得食一蟲是也肅宗受制輔國夾城之起居稀西內之音問濶上皇心事有無可告語者詩曰似欲上訴於蒼穹是也上皇遷西內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詩曰豈思當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是也

杜詩闡卷二十終

杜詩闡卷二十一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雲安詩

大曆元年

八哀詩

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

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據葛常之詩話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章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及感傷有作愚意就公序中已自有分別序曰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是於王李二公當從傷時盜賊

未息六字洗發。乾元初，鄴城師潰，九節度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尋破史思明，後思禮為河東節度，治太原。持法嚴整，人不敢犯。假令思禮未歿，幽薊蕩平，河北諸藩誰敢負固？李光弼畏程元振中傷之，吐蕃之寇代宗，詔入援，遷延不行，遂疾篤而薨。假使讒口不行，主眷如故，光弼無恙，為萬里長城，不惟可抗幽燕，卽懷恩亦何至反側？此公傷時之意，獨注兩公。如散愁二章，一曰：司徒下燕趙，一曰：尚書訓士齊也。序曰：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是於嚴武以下六人當就歎舊懷賢四字洗發。公於蘇源明、鄭虔、李邕、汝陽、嚴武，皆有舊誼。蘇、鄭為生死交，李邕為忘年交，汝陽門下自居申白，嚴公幕中本屬舊寮。歎舊二字，劃在蘇源明等五人懷賢二字，則專屬張相國。公於相國平生一字不及，乃八哀詩獨以相國作殿者，蓋傷代宗時朝廷無賢宰相，以李峴、顏真卿之直而不用，所寵任者惟元載，如明皇用李林甫、竦、張九齡，此懷賢二字宜專屬之。

贈司空王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穉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物不隔。服事

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

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

外控鳴鏑，洗劍青海外。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藩。其王轉

深壁，以上立飛兔不近駕。鷲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

春秋辯，胷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六句贊其勇畧潼關初潰散。萬

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

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事敦迫

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子

拜跪畢。讜論果氷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

山。帳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禁暴靖無雙爽。

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

原役以上叙其收京之功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鳴

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

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頗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以上哭其薨哀司空者哀司空功名未就天促之也司空喬本高

麗少習軍旅隨王忠嗣時已見其脫穎而出繼事哥舒

翰位雖未顯身在行間然已輕流沙無強敵短小精悍

隱若敵國往來百萬軍中若咫尺焉番將之首常懸馬

鞍沒羽之箭能控甲外青海洗將軍之劍鏑天山勒漢

家之奇功先是九曲地金城公主請為湯沐邑揚矩奏

與之繼而復叛司空從翰征討九曲諸蕃蕃人畏不敢

出司空建功塞外有如此所以然者司空之勇如飛兔

勢鳥足資遠擊又曉達兵機曾藏武庫故功雖煇赫氣

彌沈靜不吳不敖蕭然妥帖也及祿山亂司空佐翰守

潼關表誅楊國忠不納翰遂掣肘慟哭出師潼關潰萬

乘走元帥既俘偏裨焉用當時肅宗不與上皇入蜀者

以肅宗舊為朔方節度使一時二聖馬首遂分祿山先

破東京兵屯伊洛中原無主逆氣滔天肅宗乃卽位靈

武以塞衆望而司空脫賊西歸適奔行在然潼關不守

罪有攸歸會清河公房琯自蜀齎册諫上以為可收後

效司空遂邀寬釋肅宗旋移軍鳳翔矣大駕既發虎旅

如雲繞鳳凰而陳營對涇渭而開帳朝廷以金城為賊

咽喉詔司空鎮武功以控賊司空禁暴有無雙之目爽

大夫景山見稱文苑何為繼司空為太原尹以納馬細故為帳下殺此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與故司徒李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我城愁寂意不愜人安

若太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以上功二在太原

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

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以上破史思明異王

册崇助小敵信所怯擁兵領河汴千里初妥帖以上功在河汴青

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四句明其枉

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

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以上哭其薨直

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應青蠅二句

我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以哀痛結

哀司徒者哀司徒以匡復大功受謗讒口賈志歿也

司徒當天寶末年為至德元載肅宗即位靈武時詔以兵赴靈武兼太原尹隨收晉陽甲以守太原其時祿山遣賊將史思明引兵寇太原城賊意以太原指掌可收

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司徒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自固賊圍太原月餘不下是賊長驅之意不遂太原遂安若太山也太原為賊右脅太原固賊之右脅斷太原為朔方左脅太原固朔方之氣亦蘇當時帝在靈武為龍興地太原固靈武安中興之業實基焉司徒功在太原有如此未幾兩京收二聖歸九廟建乃安

慶緒雖走河東一帶尚為賊將所據河陽之甲未解也

史思明因偽將烏承玘言偽降本朝司徒料其終必叛

亂乾元二年司徒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思明復自范陽趣鄴屢絕糧道已而思明殺慶緒即偽位笑祿

山為無能既又縱兵河南泛火船燒浮橋賊勢益熾司徒檄官吏引兵入三城賊憚不敢犯宮闕遂戰於中單

西大破之。獻俘太廟。是嘉山大捷後。又獻捷也。司徒之功。其連破史思明。有如此。朝廷以司徒有功。封臨淮。為異姓王。司徒生平臨敵。謀定後戰。能以少制眾。故怯小敵。勇大敵。汴河千里。司徒坐鎮。為萬里長城。自河陽。鏖戰以來。河南諸郡。屢復屢失。至思明死。朝廷以司徒為河南諸道節度使。威信素著。調度有方。千里之地。方得妥帖。司徒功在河汴。又如此。不幸宦者程元振。忌其功。日謀中傷。讒言周極。此時身如秋葉。在風雨中。漂搖不保。會吐蕃亂。朝廷詔入援。司徒自反。誠恐有過。未敢即行。憤恚遂薨。而目終不瞑也。司徒薨。朝廷既失梁棟。河汴亦壞。長城白羽扇。不復麾矣。蛟龍匣空。自塵矣。雖富平。賜葬。有似衛霍之接。茂陵乃壁壘無光。非復河陽之代。僕射猶望史官表揚之耳。蓋安史之亂。司徒為國家東征西討。戮力十餘年。及其末。以小人中傷。致功名不終。為見仇者。快。史臣得毋以讒口。故因其晚節。沒其生平。是不獨銜恨九京。且令功臣皆灰心解體。無復肝腦塗地之志。庶幾以直筆洗拭之也。今日寇亂未夷。安得如司徒者。起而撲滅。無奈扶顛乏人。艱危未濟。徒令老病疲茶之人。哭冢無由。臨江灑淚。此傷時盜賊未息。興起李公與。○茶音藥。疲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嶽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嶷然

大賢後復見眉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

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以上叙漢儀尙

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

雪涕風悲鳴受詞劔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搖

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

平密論正觀體發揮岐陽兵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

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以上叙扈從之功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

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羣

烏自朝夕白馬依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
山重公太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壘
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
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
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程以上治蜀之功炯炯一心在沉沉二
監嬰顏回竟天折賈誼徒忠貞飛旄出江漢孤舟轉荆衡
虛橫馬融笛悵望龍驤瑩以上哭其薨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

纓二句
自傷

哀鄭公者哀鄭公功名未盡展也。鄭公為瑚璉重器
生於華州稟克方之金質實嶽降之姿况少年老成不
媿為其父挺之大賢後奚翅眉宇清舉也其志氣則開
口便欲取將相其恭謹則小心不敢侮友生其質敏則

數行立下百紙不足當一覽其文雄則倅易萬人四座
莫不三舍避弱冠便陟清華非藉前人之蔭立朝不畏
疆禦常有觸邪之心鄭公少年時卓然樹立已如此當
年漢官威儀本自整肅無奈漁陽封豕忽爾縱橫羽書
自河隴飛來官吏盡倉皇奔竄鄭公於時徒逢人而問
公卿之消息實茫狀不知萬乘之出奔繼而追及玄宗
於劔南恐謳歌之猶屬因而回謁肅宗於行在知天命
之有歸先受辭者心依故主也次謁帝者我君有子也
此時立朝靈武雲臺之仗無多卽位朔方沙塞之旌未
定江山戎馬二聖之音問罕通笳鼓淒涼兩宮之情懷
都愴壯士投淚相看皆血忠臣裂背憤氣難平乃鄭公
志存撥亂欲復貞觀之舊儀意在除克指劃岐陽之兵
勢從此感激人心皆奮俄而大舉宮闕胥收四郊父老
牛酒重迎原廟崇恩丹青再炳鄭公於扈從時匡復之
功有如此顧鄭公與房琯皆立肅宗之鱗鄭公難免一網之去
臣原異靈武房琯旣櫻肅宗之鱗鄭公難免一網之去
所以鄭公為匡汲之直不能長膺帝寵旋至於辱如房
琯有衛霍之勳竟至客死銜哀何有於榮乃鄭公於會
府之地嘗四登矣華陽之兵亦三掌矣自節度華陽遠
違廷闕張敞柳色空青舊臺鄭崇履聲不聞殿上栢臺

人去雖絕羣鳥劍閣風清已無白馬諸葛之澤西川皆
被文翁之化三年有成鄭公來吐蕃不敢犯邊睡鄭公
去賊臣遂以謀叛逆是雪山之輕重係鄭公之去來而
鄭公不恃韜鈴留心記室壁壘失而卿大夫無辱雪山
輕重可知矣虛館開而將軍有揖客何遜子荆威集矣
圖山畫水依然丘壑之心鼓瑟吹笙不廢雅歌之樂而
鄭公惟念切憂國故當杯不敢痛飲且情深問俗故觀
釣即以觀風窺其意直欲使吐蕃盡滅巴蜀富有以此
報主之願永為後尹之程也鄭公治蜀之功又如此何
圖寸心猶在二豎忽摧壽促顏回悲同賈誼今日者旆
飛江上櫬下荆門馬融之笛空橫帳前龍驤之塋不知
何處顧此身上簪纓猶是故人遺澤懷舊之痛鳥能已已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璵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

四句美其

貌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

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

以上泛叙帝眷

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

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

翻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

自與金銀

以上陪獵

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糜虞聖

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老大皆是王

忠勤

以上諫獵

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

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以上叙其好賢能文

川廣不可沂墓久狐兔鄰宛彼漢中郡文雅見

天倫何以開我懷泛舟俱遠津

又借漢中王陪說

温温昔風味少

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以哀意結

哀汝陽者。哀汝陽德器才學為親藩冠。又以舊遊王門。早逝可傷也。汝陽為讓皇帝子。眉宇非常。昔者邯鄲。淳。歎曹植為天人。汝陽亦然。張說見忠王。浚曰。我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汝陽虬髯亦猶是云。安其神采。煥發若映塞外春光也。往者開元年間。主恩眷顧有加。無已禁中出入。不必以時。殿上接見。禮殊寮案。夫豈於汝陽有私。亦由汝陽謹潔。故不獨禮異羣臣。抑且親倍骨肉。就陪獵一事。猶憶上皇聽政之暇。適當風雪之晨。偶發興於遊田。遂除道而清蹕。爾時旗仗續紛。翁然若一。馬蹄騰踏。肅若無聲。帝曰。欽哉。汝陽佐朕從禽。王曰。敢不共命。為王格猛。王鳴弦而飛。韆上據鞍。而回麟。遂落逸翻於雲中。乃拂弓輪。而如月。胡人中多天顏。自若。汝陽宣發資。予輒加。乃至尊手中。纔頒命中之賞。而汝陽袖裏已抽。諫獵之書。王之扣馬欲陳。此意原由蓄積。帝之銜。驟無變。聖聰亦賴閑邪。於是罷獵。而萬物蒙不殺之仁。簡出。而百官省供給之費。非獨帝老戒切。耄荒亦由王忠言多。正直。汝陽致君。不獨諫獵一端。亦足例其餘矣。且好客。置醴招賢。其道大。不以無能。見外。芳茵也。更好學。尚論古人。其才優。有時揮翰。神來篇什也。今日若渺渺巴江。我濟川無具。荒荒丘墓。王狐兔為鄰。猶幸漢

贈秘書監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四句泛起

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

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八句總叙其文才

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

白揚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俎豆

事故吏去思。計眇昧已皆虛。跋涉會不泥。向來映當時。豈

獨勸後世。十四句叙碑版之作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

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眾歸調給美擺

落多藏穢八句美其能散財獨步四十季風聽九臯唳嗚呼江夏

姿竟掩宣尼袂以上哭其多才而歎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

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六句叙其立朝忠

貞負冤恨官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鵬

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廷竹

風擁文侯篲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

何深瘳以上叙其貶斥至歎伊昔臨淄亭酒酣托木契重叙東都別

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

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健捷忽不

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忼愾嗣真作公自注和咨嗟

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鯨鯢噴迢遞十八句叙舊遊兼美其詩坡陁青州

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

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幽薊朗詠六公篇公自注桓彥範

敬暉崔玄暉張柬之哀怨已泊狄相也憂來豁蒙蔽以上哭其薨

哀秘書者哀秘書文章為天下重遭讒而死為可傷也

我長嘯天地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高才惟有

李公耳蓋李公為李善子善注文選行世是李公於詞

林獨有根抵也凡作文者筆以健為優製以清為貴李

公有健筆有清製健則風流散布能令金石等鏗鏘追

琢精工直使山嶽同翠翟清則窮造化之情狀毫芒畢

見貫天人之義類分際皆明李公為此將以傳世乃于

者為去思德政碑李公盼疎所及虛已應之跋涉來者
 路雖遠曾不泥也其在生前已足照耀何待身後使人
 與起當時所得鬻文貲或豐屋或珊瑚或織罽或紫駟
 或劍几殆無虛歲然物以義取得所當得乃李公不以
 自私用相賙給非以豐屋贈人則以紫駟惠客其以
 珊瑚几之類亦猶脫驂分宅之遺庶免貨殖之嫌猶懷
 未濟之慮當時在眾人美其賙給在李公不過擺落多
 藏之穢耳獨步四十年聲名四播如鶴遠聞何圖江夏
 無雙之才今日既萎遂掩宣尼之袂乎乃李公不獨文
 章富贍其直節震朝廷更有過人者往年李公仕武后
 朝惡在朝多寵嬖於太常韋巨源謚議既批之以示臧
 否尤痛絕張昌宗兄弟因宋璟請付法斷一言李公請
 肯二豎股栗一時詔謾朝廷遂有臺閣風生秋旻清霽
 之象忠貞如李公者安可一日去朝廷無何坐與張柬
 之善遂貶雷州當時帝在房州內主垂拱宮闕遠聞
 見如綴旒之隔李公含冤覆盆誰照於是放逐聯翩困
 頓炎瘴日斜鵬鳥來止其門雲斷蒼梧招魂無所榮枯
 任運稅駕何途蓋當時雷州貶後又貶崖州崖州貶後
 又遷恬州恬州遷後又發陳州凡為刺史非一次漢廷
 之竹屢分也所在必親賢下士文侯之簪常擁也至汲

郡刺而李公窮矣在汲郡時會柳鄣有罪下獄吉溫令
 勸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李林甫因傳以罪詔
 就郡杖殺之身非蔡邕乃坐洛陽之獄命懸林甫竟投
 吉網之中原其禍胎由於負謗但當時朝廷欲誅李公
 亦易為力何必以賂遺誣之為此深濟耶伊昔天寶年
 間陪李公宴遊歷下古亭我以後輩托公末契嗣後東
 都叙別曾幾何時彼時論文屈指崔灝蘇頌已成長往
 近時李公所服者楊炯雄才其所輕者李嶠靡麗此亦
 是非之公與張相國論原為昭合何至兩賢相尼夫亦
 李公爭名之故抑亦露才揚已不能善藏其用此盧藏
 用有干將莫邪之戒而我深惜其關鍵不閉也而獨於
 吾祖奉和李嗣真之作則忼慨而歎服之信乎其詩能
 接踵吾祖不愧為桂林一枝崑山片玉而音諧鐘律氣
 吐鯨鯢惜乎已矣杖殺青丘血高坡陁之士誰收白骨
 草沒汶陽之墟哀贈不聞恩波有待子孫如綫舊客窮
 途感今追昔增痛悼耳且李公嘗從楊思勗討賊有功
 不獨長於文優於節更諳練於兵今日朝廷宵旰論兵
 將帥接踵幽薊若得李公何難以偏師靖之至於六公
 之篇我嘗謂其壯麗警拔殆感憤而作由今思之其於
 六公必意氣相期所以批謚議折二張侃侃不阿能追

隨六公之後一朗詠焉宿憂頓解歎舊之感於公彌切云○憶昔一提曰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痛其才也往者一提曰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痛其誣也伊昔一提曰坡隨青州血蕪沒汶陽瘞痛其身後也凡例以凡字發明義例也本杜預左傳序發凡以言例註云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麒麟織成罽言罽上織成有麒麟之形如舍人褥段詩中有掉尾鯨一例或作麒麟泥罽係毛織故也朕下有紫駟馬亦不得復用延揭厲朱註引說文揭高舉也言朝廷之恩尚待高揭而揚厲之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齊交讀書東獄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嘯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夜字照蕪薪垢衣生碧薛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以上好學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宗

匠集文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椽吏亦

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躔以上一塵出守還黃屋朔

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尊酒斷此朋知展

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順逆辨范曄

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壇壝以上陷賊不失節

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禁巒篆刻楊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

芙蓉劍犀兕豈獨剗反為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

芝事絕萬手舉垂之後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胡

為投乳贖以上傳世文章見侮後輩結交三十載我與誰遊衍滎陽復

寂寞罪罟以橫罾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

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濱永負

高里餞

以上哭其歎

哀秘書者哀秘書忠孝文章始終於蹇為可傷也凡
人少孤則不能自振少孤而貧則不能讀書以成名秘
書少孤矣以齊充為文學邦東嶽多古人蹟客遊其處
讀書十年時從東嶽下萊蕪自傷親沒負米為生故每
飯必泣然也夜則焚薪照字以勵志日則碧蘇生衣而
不知飢餓空乏勤苦至是者誠不甘自廢欲讀書成名
報親地下耳其孝如此已而學貫經史蔚為大儒辭幽
人赴京國登堂獻策對闕揮毫天子題名魏科直授往
日讀書東嶽者文章遂食報矣然猶屢任椽吏勤趨職
事循塗守轍繩尺不爽未幾出守東平還授司業國家
隨有祿山之亂爾時乘輿奔竄風吹劒閣之塵扈從差
池身陷穹廬之內尊酒絕朋知之展幽憂經寒暑之更
此心匪石不可移也偽署橫加不屑受也俄而兩京復
至尊歸欲整綱常先外順逆丹鳳門下條陳從賊之刑
獨柳樹前遂有銜刀之客范曄有顧兒之痛李斯含牽
犬之悲而秘書松栢獨青再知制誥祠壇從祀復躡明

堂其忠如此大抵忠孝文章不能兼有秘書忠孝矣文
章又復卓絕蓋由讀書東岳經十載之鑽研積學醇儒
貫千秋之墳典所以前後百卷無非禁衛詞章雕刻絕
類子雲其沉深也溟漲猶淺其快利也劍鋒未銛無奈
子雲草玄後輩見侮故人如我同病相憐蓋秘書之文
本是靈芝絕人舉攬知希自貴留為勸懲在秘書未嘗
為呂韋懸金自矜絕作在後輩何至如乳虎狂噬適成
褊衷其文章又如此何圖結交以來忽焉長逝而况鄭
虔罹罪又遭貶斥乎遡秘書一生蹇多泰少少孤蹇食
貧蹇陷賊蹇遭後輩之侮益蹇至於以餓而死視他人
之歎為尤蹇安在其泰就其曾登科名叨侍從亦始泰
則終蹇耳歸帆阻滯老病漳濱斗酒隻雞未申哀餞為
此愴然歎舊也○公誦蘇渙詩曰今晨清鏡中勝食齋
房芝此篇齋房芝數句定指其文乳臂承後輩說舊引
王璵祈禱事未合乙科漢書
儒林傳射策乙科射策甲科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鷄鵠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

四句與

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清爽天然
生知姿學立游夏上六句總叙神農或缺陷黃石媿師長

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蒼叢何技癢公自注公

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又著蒼叢諸書又集胡本草七卷圭臬經星與蟲

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鍾

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以上叙其多藝昔獻書畫圖新詩

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悞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

仰六句叙其知遇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惟

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六句叙其放達晚就芸香閣胡塵

昏塊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椽泛泛浙江

葉履穿四明雪飢拾樽溪椽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

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以上叙其貶謫

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譚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

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濶平昔濫吹獎以上追叙長安舊遊

以下哭其死百季見存沒牢落我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

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公自注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

哀榮陽者哀榮陽出非其時至被汚死貶所為可悼也爰居本海島飛鳴海上得其所矣魯東門何地忽焉

至止彼鐘鼓大饗其又何知孔雀之身或凌赤霄或托絕垠翰羽冲天背距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用

於人者然也榮陽志在山林無慕爵祿猶爰居不識大饗乃多才多藝不免為世用雖思霄漢難免樊籠非孔

雀而何榮陽一生定於此矣榮陽始為大儒見賞名輩其踞地能壓倒公卿其稟氣得扶輿清淑其姿生知其

學游夏涉獵方外博采衆長陋神農所未窺愧其不為
 師長纂本草則西極靡遺論韜畧則掌中可指貫穿成
 集薈蕞名書雖曰生知亦由技癢不獨此耳更通地理
 兼曉星經篆刻既工丹青尤妙其博與然也其詠諧枉
 也庶幾子雲之侶夫豈方朔之儔且其書法視鍾而兩
 若論文章天下無雙至今金榜之間尚懸滎陽之字當
 時滎陽嘗畫滄洲圖題詩自寫以獻玄宗一時畫蹟疑
 真鶴為發响玄宗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從此一經御
 筆名重四方乃著作雖授宦情原少嗜酒自若彈琴自
 若形骸放浪几杖蕭然傳舍官曹笑傲書幌此正知友
 居聞鐘鼓愈思海上孔雀樓雕籠彌望赤霄也芸閣纔
 登胡塵忽起雖陷賊而授水部仍戀闕而達密章滎陽
 之心似可原也乃一朝黜染滌盪無由蒙末減而就譴
 台州泛浙江而竟成長往四明之雲雙履為穿櫓溪之
 橡一飢莫療無復彈琴嗜酒之興矣紫芝之曲此地誰
 聽杏壇之席伊人安在無復几杖書幌之趣矣長天
 絕鬼物為鄰離別到今徒懷宿昔細想我與滎陽天
 年間在長安時每逢春秋好景非笑傲侯門即遨遊林
 野非賦詩見志即酣飲為樂感時托興觸物多情何圖
 回首詞場頓成契濶雖平生吹獎之誼依依不忘乃百

年存沒之情落落安在幸存難弟亦嬰世網他日片帆
 南下直指江樓聊述飄蕩之懷一申彼此之痛庶幾得
 見秘書如見著作云爾歎舊之思又烏能已○寡鶴悞
 一響雖指滄洲書言其實語意亦似惜滎陽自獻之悞
 也滄洲玉陛本不相涉滄洲寡鶴發玉陛之響豈不大
 悞點染無滌盪以陷賊為點染也點即玷秦州勅目詩
 宮臣仍點染
 句闢意似合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

江海思復與雲路永

六句贊其品格

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頰上

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

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貂冠

右地慙多幸

以上叙其立朝心事

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并紫綬映

暮年荆州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以上賓客引

同調諷咏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

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蛟螭倚薄

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詠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缺隻字

警以上千秋滄海南名繫朱身影歸老守舊林戀闕悄延

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

讀徐穉碑猶思理煙艇以上勤其身後

哀相國者哀相國志存王室玄宗不能用其言為可惜

也江漢以南皆曰南紀相國生其間秉渾金璞玉之

姿又矯如仙鶴霜毛獨整此其意嘗在江海雲路間耳

去江海上玉堂舍雲路倚金華者誠欲致君堯舜暫違

箕穎之志也河北有碣石山碣石在燕為祿山反處先

是祿山飛揚跋扈歲日叵測已有崢嶸之象且天地間

日生蛙黽如子陽井底何代無之當時相國早知祿山

必反請上正法借玄宗不納使其勢歲嶸崢其徒日蛙

黽從此治遠亂生大庭之化不可復得惟有退食吟想

至於林甫媒孽直榛梗置之耳顧筋骨而頻驚嘗以衰

朽不能追踵前賢為恐攬鬢毛而復變尤以偷生無所

裨益人世為羞故貂蟬換不為榮右相罷竊曰幸也當

年疏廣思歸乞骸之書屢上蘇耽喪母奪哀之召還來

終養既垂痛迫不免未幾左遷刺史出牧荊州庾公乘

輿武昌之明月依然黃霸循良穎川之鳳凰宜下乃相

國宦跡亦遂以荊州終也若其詩文尤一代作者座中

賓客必引同調之人有時咏吟盡斥俗吏之務無論當

境詩罷才尚有餘不但造端篇終語猶精警如黃鐘之

律聲實交弘若大烹之和辛酸畢備顧此一陽淑氣乃

君子心也不用諸事業用諸文章者何與彼時賢相如

彥昇比肩不媿專家尤工隻字千秋滄海之濱才名永播未鳥南方之宿姓氏同懸解組投林思遂箕山穎水之志戀闕延頸依然大庭土階之心相國一生如識祿山必反不與林甫巨奸大節炳然不可泯沒良史巨筆亮無所遺至若大庾嶺南自生相國金璞已無留礦相國既逝仙鶴遂失人間今日者亮已荒蕪絕跡矣我與相國當年以地位相懸禮數遂隔一生制作上請闕然嘗讀相國徐穉碑文所云醴泉無源靈芝無根等句知相國於布衣徐穉特闡幽光庶幾於杜陵野人曠世相感何日理艇問道寫我懷賢之思也○蕪絕作無絕非朱註又云其人沒而史筆遂絕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崔為公舅氏時為羽林軍屬官微入教練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颯定山桂低回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為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以上傷官其道屈

聯辭冗長行路洗歛危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

鳳闕教練羽林見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

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燕王買駿骨涓老

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羣寇疑冰壺動瑤碧野水失蛟

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宐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

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以上寵其入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

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

多人物無慙困翮垂以上自慰

評事才本天馬來自渥洼今日如定山桂飄搖風雨者亦暫屈耳夫龍性正直屈則不能有為評事唯諾元戎之命自傷知已之難何以異此忽然應召辭冗吏謝主人脫劍揚帆隨春色入京都翱翔鳳闕教練羽林行見

天子早朝雲臺移仗評事扈從此其時矣方今軍需旁午糗芻不支股百姓之膏飽黠吏之腹評事猶然守雌不思有為乎天子得評事如金臺駿馬後車熊羆活國則黠吏可風拜壇則羣寇可靖乃評事操守之廉果然冰心在玉壺是可活國者將畧之優果然蛟螭可立翦是堪拜壇者此時入幕雖有諸彥賢如評事允充高選從此騫騰遠到九萬何難俄然榮戟揚門戶有旌節矣亦似可傷向者談兵之次之子言若決江今日得志之餘尤望為我披霧庶幾鏡塵一拂顏面重光蓋以舅氏一門原多人物今日此行正如西極之馬萬里橫行定山之桂無復風雨龍正直而巳伸道大行而不屈我之困離何嫌低垂也已

寄岑嘉州

公自注州據蜀江外

岑參自部郎出守嘉州杜鴻漸至蜀時表奏為職方郎中鴻漸還朝寓居於蜀此詩當在大曆元年春參初為嘉州守時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

意出守江城居

四句寄詩之由

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

疎謝眺每篇堪諷詠馮唐已老聽吹噓

四句寄詩之情

泊船秋夜

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

應不見故人句

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

雲安雙鯉魚

挽故人素書作結

嘉州我故人也十年契濶今守江城幸矣外江與三峽地原相接惜也斗酒與新詩晤則終疎似君之詩真謝眺也信堪諷詠似我之老已馮唐矣敢望噓吹猶憶客秋泊船於此忽然又經春草目憐伏枕常傍青楓豈能再到玉除古詩云贈子雙鯉魚中有尺素書今日選何物以贈君雲安雙鯉魚可附尺素庶憑峽水得達蜀江我心慰矣願逢顏色關塞遠正指秦州寄詩時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太劇乾四句遣悶之景似興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

盃寬二句遣悶之事惟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結還戲呈意

江浦雷聲喧於昨夜則春城雨色動於曉寒此時悶矣適見黃鶯樹頭雙坐交愁其濕夫黃鶯並坐似可無悶然且交愁又見白鷺江上羣飛劇喜其乾夫白鷺羣飛已可無悶况於太劇我何如哉彼遣悶之具無過詩酒詩律須細細必漸進我亦晚節能然耳夫詩律之細取必於已酒盃之寬取必於人是必曹長矣曹長愛客尤愛清狂之客清狂如我頻來不厭是真數去酒盃寬者向者黃鶯並坐白鷺羣飛殆為我兩人寫照又何悶不哉遣

憶鄭南珙

黃鶴曰玉色鮮潔者曰珙一作憶鄭南寺一竟作憶鄭南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二句鄭南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

二句承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

深承江心結

我前為華州功曹時道經鄭南此地有伏毒寺瀟灑之趣直到江心江心珠閣石影銜之江心泉聲玉琴帶焉此時我於風杉上曾為曙倚雲嶠間幾度春臨今日身在天隅想鄭南之寺不啻萬里憶蒼茫之水龍蛇自深安得石影重來泉聲還送哉○鄭南鄭縣之南隸華州公出華時有題鄭縣亭子詩首句曰鄭縣亭子澗之濱縣作平聲水經注引風俗通曰縣玄也釋名曰縣也懸於郡也十三洲記曰縣茲也故宜作懸題亭時在春故詩中有宮柳蜂燕等句而憶鄭南詩中有雲嶠憶春臨句也

愁公自注強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

樹花發自分明四句所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

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四句所

江草本娛人者今乃日日喚愁耶蓋由我故鄉山水自有渭水秦山未嘗無情今巫峽水聲泠泠不反殊非世情耳彼盤渦之水不宜於浴鷺之浴也何等心性獨樹之花豈望其發花之發也偏自分明况十年戎馬暗而不開殊方賓客一身將老既已賓客老孤城則與渭水秦山而終遠既已戎馬暗南國則與狼虎縱橫無已時宜乎江草日日喚愁生也○公詩慣用底字底作何等二字解如花飛有底急言花有何等事而急終朝有底忙言終朝有何等忙而不來文章差底病言文章差比何等病此曰盤渦鷺浴底心性言盤渦鷺浴是何等心性虎比暴斂之吏時用

夔州詩太曆元年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四句

農事聞人說山光見身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四句

事情

我病後遷居良非得已顧此柳色依依若有離恨亦誰知催柳別也春知之耳而况扁舟將放適值清流亦誰與放船清也江與之耳春知江與春江有情哉惟是客中遷次謀生之事難言農事雖興但聞人說病裏移居遷喬之計莫遂山光雖好徒見身情我去雲安遷白帝別無他故念雲安險峽斷石崎嶇垂老危途豈容嘗試夔州土勢稍平今日暫圖休息誰謂從此定居也

船下夔州郭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晨鐘

雲外濕勝地石堂煙六句船下夔州郭雨濕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

賢

二句不得上
岸別判官

放船下郭抵暮依沙沙上月光娟娟可愛忽然月隱風起因風起而亂春燈風止江鳴聽江聲而知夜雨庶幾天曉起別判官未幾雲外鐘聲沉沉帶雨遙想石堂勝地翳翳籠烟宿沙之舸又作解纜之行矣雨後江平勝柔喜不着力江平水濶鷗輕任其所如此時欸乃一聲已在浮鷗之外言念判官淒然欲絕耳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

二句夜景

沙頭宿鷺聯拳

靜船尾跳魚撥刺鳴

二句夜景
中所聞見

江曠故月近其去人只數尺既有江上月復有風前燈夜如何其欲三更矣江月風燈時沙頭所見者有宿鷺其影聯拳船尾忽聞者有跳魚其聲撥刺此時孤舟旅夜伴我者天上月舟中燈沙頭鷺船尾魚而已

上白帝城

城峻隨天塹樓高更女墻

二句白
帝城

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

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六句

上城
之感

峻矣白帝城隨天然之石壁而築也乃樓之高更出此城睥睨上峻且險矣但人之可思者不在險在德彼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至今見江流思夏后氏德不衰若楚襄王雖非夏后比當其披襟御風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是猶知有民也未幾悲角一傳已知日暮夕陽忽報不可久留因歎白帝高城本是公孫所築當年恃險躍馬稱帝今日登臨但思夏后憶襄王彼公孫恃險徒笑其妄自尊大意雖長而何益矣○不言公孫誅滅之年却言公孫恃險之日時崔肝方戰梓州奪張獻誠旌節是初恃險

謁先王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伴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

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西南
歌雄圖曆數屯錦江原過楚劍閣復通秦以上叙舊俗存

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

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以上叙絕域歸舟

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

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幃幄飄零且

釣綸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以上調廟

雲從龍風從虎本主臣得志之秋乃先主君臣其為風雲會獨慘澹者蓋因當年乘時並起若孫若曹各有其人力敵勢均三分鼎立先主有一統之志止於偏安坐是經綸不展耳然後漢長策留待後人欲復漢必取中原取中原非諸葛不勝任爾時諸葛受先主付托誓取中原悉眾出斜谷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屯田久駐軍

民雜處何圖天不祚漢糧盡勢窮嘔血而死遂使伯氣歇雄圖屯豈特中原即錦江劍閣不能終為漢有仍過楚復通秦卒歸司馬氏也今日山荒鬼哭所見虛檐枯木往跡徒留竹月苔春景物非故猶幸人民雖換歌舞不衰耳我維舟絕域繫馬荒城對此搖落之辰更歷風塵之久言念當日關張猶耿鄧今日與關張並者豈無人也其功與耿鄧俱者豈無人也奈何應天之才諸葛同量得士之契先主難逢遲暮之才尚堪幃幄飄零之迹但守釣緼憂國血淚與諸葛俱嘔寂寞此身并慘澹風雲而無緣俯仰今古涕泗沾巾矣○公收京時身與扈從亦中興之佐自傷流落寓感諸葛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二句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二句

寫意臥龍遺像落而殘矣廟在山中者亦草木徒長耳瞻仰武侯猶聞其辭後主而出師自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回首南陽草廬尚在。不復更向南陽而高臥。其始終為漢何如也。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承八陣圖句遺恨失吞

吳承功蓋三分句

武侯之功大矣。天下雖三分。其功足以蓋之。但三分已定。此外豈復漢有功。雖止此。若其推演兵法。所作八陣圖。雖司馬懿亦歎為奇才。至今陣圖猶列江上。而石不為江流所轉。所遺恨者。吞吳失策。多事三分外耳。要豈武侯志哉。武侯未出隴中時。三分已定。其後昭烈征吳。武侯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則征吳非武侯意矣。故曰遺恨。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

公自注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畫

像猶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穿

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六句白帝城越公堂坐接春杯氣。心傷艷藥梢。

英靈如過隙。宴衍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六句陪諸

公宴

隋室至今。堂制已古。鬼然城上。俯瞰江郊。當年落成。勢垂雲雨。今朝荒廢。地縈草莽。破柱竟作蜂房。做棧空添燕幕。越公之堂如此。今與諸公同宴。春盃在手。艷藥難看者。蓋因堂上有越公畫像。往日英靈已如過隙。如此艷藥。不能常保耳。然我輩相期。願同膠漆。休問東流之水。努力生涯。常圖宴衍可也。

杜詩闡卷二十一終

杜詩闡卷二十二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旒悠獨立縹緲之飛樓

二句登樓

峽坼雲霾龍虎

睡江清日抱龜鼉遊

二句近景

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

長流

二句遠景

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二句登樓所感

此尖仄者白帝城但見旌旒飄揚耳乃結構於城上者又有飛樓獨立一望舉世無徒矣此時峽坼而雲霾其

中疑睡龍虎江清而日抱其外若遊龜鼉東有扶桑樓
在扶桑西則西枝出枝大而撐幽海中之斷石皆封矣
西有弱水樓在弱水東則東影生影微而映日衆水之
長流若隨也杖藜歎世此何人哉泣血回頭亦可哀矣
○峽坼雲霾狀蜀亂也江清日抱望反正也扶桑東向
朝陽所生今西枝封石小人蔽主之象弱水西逝華夷
之限今東影隨流蕃寇內
訖之象此皆世事可歎者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

以上上城

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入兵戈

猶擁蜀賦歛向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

以上上城之感

世事無常即一上城許多變態而幾回新也仰觀天意
晴雨無常雨雖變於今朝春則依然萬古獨英雄事業
不可問耳當年白帝亦一世雄今事業煙消空城但在
况予衰邁久在風塵亦不過取醉他鄉逢人話舊當此

蜀地干戈擁塞不散秦中賦歛征輸未休衰年之人畏
此損神故借形勝之地登臨自遣夫豈一上一回好煩
形勝亦深以畏損神為慙而已○崔旰亂蜀奪旌節又
厚歛以賄權貴公曰賦歛尚輸秦以見蜀民正供自輸
朝廷不為崔旰攘奪也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畧

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自塵埃谷鳥鳴還

過林花落又開

以上白帝祠

多慙病無力騎馬入蒼苔

結繳上字

白帝安在空祠但存一片孤雲往來其上耳江山遼落
宛轉荒城棟宇摧頽徘徊過客其在於今勇畧安在若
論當日一世之雄如何酒肉空陳塵埃自落而况花鳥
無情何知興廢哉於焉騎馬直入蒼苔夫亦自慙老病
怯於徒步也

古栢行

成都丞相祠堂附先主廟祠有列栢公詩曰錦官城外
栢森森夔州孔明廟乃是特廟亦有古栢公詩曰孔明
廟前有古栢此古栢
行又兼成都祠栢言

孔明廟前有古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

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以上夔祠

之栢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二句承上起下憶昨路繞

錦城東先主武侯同闕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

牖空四句成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

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挽到夔州之栢大厦如傾要梁棟萬

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

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才

大難為用以上借栢感歎

廟古栢亦古矣柯老如銅根堅似石其皮溜雨合抱不
足其榦參天尋丈難量一栢也何高大如此良由當時
君臣與時際會今日樹木為人愛惜培之植之有此高
大耳其在夔州者雲來而氣接巫峽與之俱長其在成
都者月出而寒通雪山與之俱白夫巫峽係夔地而雪
山在成都憶昨客成時亦曾路出錦城東彼處武侯
祠堂附先主廟者同一闕宮其祠前之栢枝幹亦崔嵬
而郊原一帶則古矣其祠堂之制丹青雖尚存而戶牖
中寂無人跡矣至若夔州之栢雖盤踞之地能占其勝
乃孤高之勢難免烈風乃其扶持到今原賴神力正直
不仆都由化工耳梁棟之榦大厦所需丘山之重萬牛
難勝所以霜皮黛色其文章深自發晦世已耳而目之
愛惜固多翦伐不少又誰為送之匠石也今日苦心難
免蟲穿當年香葉曾經鳳宿雖棟梁之具未有人求其
丘山之重回首原在材大難用自
古而然志士幽人尚安義命哉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率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

生抱恨長咨嗟四句夔州女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

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

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外生射利兼鹽井面

妝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以上寫其負薪兼煮鹽之苦若道巫

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二句諷辭

夔州處女老而無夫更遭喪亂嫁終不售從此一生抱恨為可歎也况土風更惡坐男使女其當門戶者非伐薪即煮鹽皆女子事十家八九負薪而歸賣薪得錢以應供給雙鬢垂頸至老未笄惟野花山葉與銀釵並插耳况登危集市之餘又兼鹽井煮鹽之勞比負薪更甚直使啼痕滿面露處石根作勞如此巫山之女應盡麤醜昭君之村何以得名甚矣人未可概論也○末二句公鄙夔人以見夔原有昭君夔人不識當時昭君亦嫁

不售老死絕域者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貴有錢駕大舸貧

窮取給行牒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

側拖入波濤撇旋梢潰無險阻朝辭白帝暮江陵頃來目

擊信有徵瞿唐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行最能以上寫此

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士無英雄方何得

山有屈原宅以上諷辭

人惟習水乃能輕死夔州男子絕能輕死者在公少習水多也習於水惟駕舟之人為然夔州男子強半皆駕舟之人無論貧富也在公少故小兒學問止於論語習水多故大兒結束即隨商旅或駕大舸以隨商旅之

大者或行小艤以隨商旅之小者遇波濤而斜入有險阻而如無計由白帝至江陵程有千里彼則朝辭白帝暮抵江陵向也疑之今已日擊夫波濤險阻無過瞿唐峽虎鬚灘此際獨准夔州長年為最能耳但此鄉之人氣量不廣南風則競北客則疎豈非北客多文才南方少學問風俗如此豈有英雄彼屈原者風騷之祖何得又生於此而山有其它甚矣地難限人也○水回曰旋漉漉曰瀆舟過曰撇泊曰梢北客公自謂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

載歌絲綸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四句總叙

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

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壘璠璣同心注師

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寶具載綬冕已殊恩以上除官奉公制詰之由

舉骨肉誅叛經寒温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

說歛激懦氣奔六句再表前事聖王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節

鉞用必絕氛稜根我病日回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

推轂期孤騫八句期望之完載歌意

今日喪亂豈易有此忠孝門適蜀中多故栢氏之功乃彌著耳栢氏忠孝見於父子兄弟之同心其輸誠報國戮力自中丞倡乃其功亦不自今日始自平段子璋徐知道至於今錦江之沸已經三止玉壘之昏則能獨清宜乎高名在昔久著旂常新恩至今復照天地今日此舉中丞一門其子弟挺身前驅蘭玉並進齊心力戰血滿戎車宜乎帝嘉乃功闔門議叙制詞則絲綸具載除官則綬冕咸加也夫中丞一門子弟皆膺寵命或者疑其有私不知中丞以至公之心內舉不避耳追維討叛以來為時已久客冬成都大雪山谷深數尺至今甲雪猶凍旗塵未拭話及戰場儒氣為奮豈非中丞志在王室故驅骨肉為前行不惜哉獨是主聖而國猶多盜臣

賢而官則須尊。中丞鎮夔方當杖鉞秉節之日。必使亂
根盡絕。滋蔓不存。斯錦江永清。玉壘常靖。我自傷老病
今日絲綸之美。固已親炙。他年雲臺之勳。誰爲表章。作
歌之意無他。還期聖主推轂。俾其孤騫。功名與日月爭
光可也。○是年四月。朝廷以崔旰爲茂州刺史。楊子琳
復入成都作亂。公曰。必絕氛祲。根謂此也。至日推轂期
孤騫。便見柝當專任。不
宜舍成都。遠鎮夔州。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
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讐不
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以上叙舊遊之地憶與
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
臺。懷古見平蕪。砢礪雲一氣。雁鷺空相呼。以上叙舊遊之人先帝

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

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

和辭大爐。

以上應首段

亂離友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托

存沒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

同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臥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

孤。以上應次段

宋中爲古梁。孝王都。亞陳留。比貝魏。我少遊其地。此時
東都全盛。戶口殷繁。其棟宇高華。直照通衢。其舟車往
來。幾半天下。誠一都會。然而士殉主客之歡。人無身家
之戀。挾白刃。輕黃金。但知殺人報仇。爲快舉。舊遊之地
如此。爾時同遊。則有高適李白。飲酒賦詩。日空作者。登
臺懷古。前無古人。遙眺砢礪之雲。恨不與高帝同時也。
俯聽雁鷺之呼。不屑與世謀稻粱也。舊遊之人如此。此
時先帝正有事於西域。林胡海內殷富。已不及貞觀年

間特未凋枯耳。先帝侈然用武，自恃富強，猛將提戈，固非一人。長戟攻城，亦非一處。收西域，破林胡，費百萬而攻一城，豈無輸也。獻捷者不言棄組練而爭尺土，役夫盡矣。開邊者猶未已。孰知朝政失平，元氣盡削，祿山之亂遂作。追維昔遊宋中時，全盛天下，何可復得。戎馬餘生，舊交零落，年紀逝邁，歲月不居，存者已老，老者已歿。李白辭世，高適繼之。老病天隅，獨我未死。高李為馬中乘，黃人中顏鮑龍媒，一去大雅淪亡，寂寂孤舟，寒江絕繫，猶幸遺孤尚在。庶幾努力加餐，留踐孔明撫孤之義而已。○白刃等句，正與先帝好武對針。蓋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也。祿山掩敗為功，故曰獻捷不云輸。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

二句前閣

情人來石上，鮮鱸出江中。

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六句會

前閣春臺，適臨楚岸。細風乍引，新雨將收。情人王十五已來石上，而鮮鱸適出江中。有此雅集耳。我也。叨君鄰

近書札何煩君則念我老翁肩輿特逐所惜鮮鱸本俊味老翁是病身徒飽兒童有負隆情耳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

峽長吹萬里風。

四句寫峽中

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

紅。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四句寫暮春

病中真得快地。峽中四面皆山，因想瀟湘洞庭難奮飛而徒然映空也。况雨連楚天，風霾巫峽，何以堪此。於時沙上柳條濃陰垂閣，城邊蓮葉新紅吐池，遙望州渚間鴛鴦出雛時而飛挾雛飛時而下挾雛下不似人臥病擁塞長滯峽中不去也。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海

鶴塔前鳴向人四句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

贊辭開州入夏還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二句
慰辭

白水青山春光又虛矣徵君晚傍風塵夫豈得已譬之楚妃向處深宮今出堂上誰復知其色殊眾譬之海鶴向浮海濱今立階前便不免於鳴向人其色殊眾原不改其常其鳴向人亦自表其潔所以作宦開州萬事雖紛絕粒之素不改一官即絀藏身之計未違况開州涼冷不似雲安徵君可自遣矣○晚節二字當着眼凡人少壯偃蹇猶望前途老而無成未免蹉跌甯戚扣角歌曰漫漫長夜何時旦王處仲擊唾壺歌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宣尼歎逝昭烈拊髀無非為此晚節故耳晚節傍風塵痛語非諷語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缺刻苦芭馬齒掩乎嘉蔬傷小
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此而作詩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二句守者愆其數畧有其名存

二句本數日缺 刻苦芭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

園四句苦芭馬齒掩乎嘉蔬 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

棘暗長原乃知苦芭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

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

一經器物內永挂麤刺根以上傷小人妬害志士採紫芝

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結還比而

地主念我乏蔬見惠菜把其名徒存其實不副所充數者惡草具進嘉蔬反為埋沒天下事錄其醜棄其美如芭齒進前嘉蔬遺棄者何限園吏何知世事可感也今者戰伐既久中原荆棘豈無蕙草半為苦芭所侵正如小人充塞君子不得安其位而况葵荏又為馬齒所掩一被點染使麻雜紈此何異薰蕕同器十年遺臭哉彼

蕙草在菝尚與苜齒爭一席地若紫芝者青山白石間
自保幽芳不屑與苜齒爲伍亦豈苜齒所能掩志士知
之採紫芝避戎軒一聽戰伐經時荆棘載路耳偶因哇
丁有感世事一菜雖小可以喻大○當時朝廷任用宵
小如元載輩交結董秀卓倩英等有滋蔓之勢甚者魚
朝恩升座講易一時如李峴顏真卿諸子皆被疎斥苦
苜之傾奪蕙草馬齒之
氣擁葵苳此其章章者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
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
是缺是補載截篠篋伊仗支持則旅次於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列樹
白苟饒爲墻實以竹示式過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

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爲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

長夏無所爲客居示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
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
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以上
伐木藉汝跨小

籬當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
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
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
舍北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以上
伐木
故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

之以微寒其給酒一斛

六句結還課隸人意

當此仲夏客居所為惟無課奴僕為伐木之役耳伐木不可朽腹先飯之伐木不可無具必持斧命之入白谷躡層巔月令仲夏斬陰木此其時也不必遠地限十里止不必多人日四根足不必久時屈亭午而即返一日之功課畢木之蒼皮者委積盈庭木之素節者照耀滿日伐此何為將藉以跨小籬使竹有所倚仗也所以然者空荒乳虎猛若熊羆得肉而甘之若使籬籬不固使知禁忌其為人害豈獨干戈今日郡守栢中丞果為賢主蕭然清淨已除蜂蠆之毒豈有害馬之羣惟是虎穴連山實逼處此夔人隄防非伊朝夕况我客居入國問禁尤宜加慎以示式遏今此舍西一帶白谷層巔處崖嶠雄雷雨蓄乳獸出沒墻宇摧頽爾曹念我衰年實怯幽獨日前且執熱而往轉盼秋涼給汝斗酒尚其勗哉○給酒飯仁也不多取義也晨入午歸敏也竹木交加慎也公平生經濟不能措諸天下見於小物克勤如此

除草

公自注 蕪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

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雪一霑

凝蕙草亦難留

以上見除草當速

荷鋤先童穉日入仍討求轉致

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

以上見除草當盡

自茲籬籬曠更覺松竹幽

二句除後之境

芟夷不敢缺疾惡信如

讐

結出正意

凡有害於人者即為我讐若生阻修之處猶聽之耳惡草害人已如蜂蠆雜然道左焉能避之我客居藉以散憂惟此江色草宅之散步有妨矣雖高秋難免肅殺然惡草焉能暫留必待他日與蕙草同盡不已晚與所由身先童穉日入尚搜誠恐根株未盡遺種復生耳尤當屏諸遠方俾之水化勿使仍依舊丘滋蔓難圖草既去籬籬曠然前林可步矣草既去前林淨盡松竹轉幽矣周任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

絕其本根。則善者伸。疾惡如讐。古人豈欺我哉。○周禮
薙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以鈞舟致中央。是水化也。

引水

月峽瞿唐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

二句引水之故

雲安沽水奴

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暎不

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四句實叙引水

水資於井。夔州則無。蓋以月峽瞿唐兩崖高入雲中。難以鑿井。生理艱矣。然未若雲安之甚。雲安之水。必出於沽。水直不給。奴僕悲歎。今移居夔之魚復。井汲雖無。心力已省。蓋夔人皆飲山泉。山泉蟠屈山腹。取水者萬竹相連。接筒而引。潤下既便。水直又免也。夫斗水之直。原無幾何。但留滯之人。生理難辦。得免此直。旅憂少寬云。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

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鵠青滿眼顏色好

以上送瓜竹竿

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

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

以上食瓜東陵跡蕪

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四句感懷

地氣暖者。百物早成。江間炎瘴。瓜熟不早。地瘠可知。乃栢公鎮夔。掃滯務。早奏績。若先瓜期者。於是食一新。必先戰士。物雖少。必及溪翁。即如此瓜。傾筐貯之。色青蒲鵠。瓜之最佳者。夫浮瓜。必須水。嵌竇之水。適從鳥道而注。竹竿引之。以瓜浮沉其間。蒲鵠之青。巖泉相映。不啻水精亂土。芝同而水霜沁齒。枯懷得潤。不獨今日園人。還許秋蒂除時。再令小童抱送也。昔者。邵平為秦故侯。當楚漢交兵。秦破。避跡東陵。種瓜以老。今久絕東陵之跡。不逢楚漢之爭。爾園人非邵平故侯。乃投閒種瓜。為此勞人。草草亦何意哉。○當時栢公一門。討崔旣有功。朝廷有絲綸之命。今栢公鎮夔。名為坐鎮。實解兵權。此絲綸篇。有推轂期孤。騫句。觀宴章。有應拜霍嫖姚句。公

日園人非故侯以見栢公不應解兵種此何草草
以見芟夷禍亂是其事也芝草即土芝瓜本朱註

信行遠修水筒

公自注引泉筒也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

四句贊其

性與水合雲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

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貌赤愧相對

以上修水

筒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

四句

勞之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仍作

贊語結應起四句

人不如葷常耳汝則天性清淨有過人者清淨則通明
凡事識本源無滯礙也就水言之亦有本源不得其源
雖穿虎豹之羣而靡益且水性圓通宛轉非其人之性
與水相因亦不能得其趣以汝性清淨於事無滯礙庶

乎圓通宛轉使修水筒必能因水性而利導之者今山
石碎水筒圻觸熱煩汝者欲通山泉之流下與厨會耳
汝上雲端躡林表往來四十里似此崖谷荒險間日曛
未餐冒暑面赤我滋愧矣念汝不茹葷者浮瓜裂餅聊
旌汝功昔蘇耽有神仙之術投符井中而水出汝得水
源又焉用此古之勤勞王事者暑不張蓋汝觸熱不避
亦何假諸夫修筒引水本在崎嶇之外似乎曲也然水
流雖曲其性則直汝直如筆自能識水源少滯礙崎嶇
之外無不用意而泛應曲當行諸勉諸公三隸人伯
夷辛秀外此獨以信行稱必有取爾故特表之曰清淨
且曰識本源少滯礙終之以直如筆語意精
微如此裂餅用後周王羆臺使裂餅緣事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轉崩迫二句畜雞之故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

弊自春生成者隨毋向百翻驅赴制不禁喧呼山腰宅六句

樹柵之故課僕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盤按翻塞蹊使之隔

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
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紫距還汚席我寬螻蟻

遭彼兔狐狸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敵以上樹柵籠柵念有

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晰四句示不昧風

雨晨亂離減憂戚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四句贊倚賴窮

歲晏撥煩去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挽合起處

吾衰久矣行邁亦怯雖得旅次不勝崩迫者衰年畏風也聞諸本草烏雞愈風滋生宜廣惟秋卵不育耳前春卵所育者今已百翻種類既蕃可無禁制此殺竹塞蹊不容緩也人畜不可並處地須務遠故驅之墻東樹以高柵兒僕不妨均勞事須有別故殺竹課僕樹柵問兒今日避暑歸來問兒柵務已將所殺之竹織籠為局曹雞於內朕使疎而不密有間可乘將紫距紛然還來汚席與無柵同夫我之處雞嚴矣從此螻蟻免其啄而螻

蟻活我之處雞厚矣從此狐狸不得侵而雞亦遂生雞幸哉百翻之中各長其幼他日如季邱鬪雞皆成勅敵凡物小有所損大有所益物固如此人亦宜然宗文所當領取剖析者况能司旦風雨勿爽亂離聽之亦足遣懷蓋物雖凡身心同介石也我旅人生理蕭條賴此卒歲今日柵務既了喧囂不聞撥煩去懷快若冰釋但我非尸鄉老翁祝雞為業何為役役阡陌間祇因怯於行邁為拘留之故蓋不得已而阡陌云爾○篇中亦見仁至義盡念其生成春卵不食仁也人畜有別驅之柵籠義也螻蟻免噬狐狸亦絕義中之仁長幼不混勅敵亦均仁中之義近身見損益直决至理以示宗文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穉

子尋源獨不聞四句取泉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

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以上贊阿段

泉水夜生。落日斯往。竹竿所引。細泉攸分。泉分則知。引水者不一人。而難免於爭。乃一郡之人。入夜而爭。但得餘瀝。何其昧昧。爾阿段猶稚子。尋源而往。悄然無聲。又何了了。我病渴三更。頻回白首。爾傳聲一注。忽下青雲。當尋源時。若不知病渴者。急於須水。及傳聲後。方信獨不聞者。妙於引泉。壯矣阿段。其尋源處。虎豹之羣。不知幾回穿入。我常驚陶侃胡奴。有此異事。今日得爾。亦胡奴也。阿段勉旃。○開元末。陶峴省親南海。得奴名摩訶。善遊山水。至西塞。泊舟佛舍。江水深黑。謂有怪物。投劍命奴下取。久之。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公用陶侃胡奴。或者。卽此。蓋以陶侃比陶峴也。

貽華陽柳少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

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

以上訪少府

指揮當世事

話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闈。鬱陶抱長策。義仗

知者論

六句美少府

吾衰臥江漢。但愧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

道未爲尊。起予幸斑白。因是托子孫。

六句訪少府之故

俱客古信

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况

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歡。兼

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

以上客中情事

高林古寺。柳侯寓焉。披衣一見。溫其如玉。因而共坐。堂下。俯視江流。火雲赫然。月露初洗。絕壁峭立。朝暾忽升。我向曉相訪者。蓋由南方氣候。異於中原。亭午觸熱。每虞暍歔。而况愛子俊才。何辭煩苦哉。子抵掌時。艱涕流戎馬。悲憤所激。欲排帝闈。蓋將抒策救時。其如知已難得。知爾爲璵璠者。獨我耳。我之知爾。何益於爾。乃爾之

起予更非一端似子俊才即我子孫如橋玄之遇曹公亦有托矣今日同我客夔衡宇雖鄰山徑甚僻所幸干戈不及客即歌呼但子方壯年長策坐困應顧我而傷我屈衰年子孫為憂亦對子而慟餘生倏忽故里丘墟子悲去國我痛無家矣

峽中覽物

曾為椽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

二句憶華州

巫峽忽如瞻

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

二句峽中

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

長薜蘿

二句峽中覽物之故

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結挽

詩興

憶我出華時曾以公事趨三輔爾時詩興觸發於潼關往來者何多也今日華嶽何在巫峽崔嵬如瞻華嶽然黃河何在蜀江宛轉如見黃河然我自去秋伏枕雲安今遷居白帝舟中得病洞口經春衾枕空移薜蘿又長

覽物於此職是之故然已無潼關詩興矣蓋由峽江形勝雖不甚劣而地瘠民陋風土難居有日出峽復歸中原此時回首蜀中發高歌以舒憤懣往日潼關詩興多者將復然也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疑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

四句奉寄

之猿鳥千崖窄

承魚復浦

江湖萬里開

承楚王臺

竹枝歌未好

公自注竹

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中人善唱

畫舸且徘徊

結挽暫留意

雲安毒熱避暑非宜庶幾乘秋風去雲安早下來乎即我今日居夔不過暫留將待秘書至同謀出峽以過楚王臺直抵荊州耳所以然者魚復千崖同羣猿鳥楚臺萬里一望江湖而况巴渝遺曲名竹枝歌者本非好音我之画舸遲遲未去夫豈愛聽此歌亦待秘書之故秋風不遠日望之矣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

四句美其

能飛騰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亥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

四句美其能述世業

壯哉秘書往應汧公聘千金厚贈八尺偉軀似此行裝具此氣宇飛騰而起豈徒然哉知其別有策而意度之間自有神耳秘書謂之通貴宗室而秘書是班秩兼通貴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通貴而復賢是公侯出異人漢章立成能修父業復至相位秘書即亥成負此文彩重修世業今日班秩何足為貴公侯異人允矣異人哉○按公於飛騰二字或主事業言或主文章言守歲曰飛騰暮景斜事業也偶題曰前輩飛騰入文章也送崔湜曰飛騰急濟時事業也寄高適曰飛騰無那故人何兼文章事業公安懷古曰飛騰戰伐名亦事業此曰飛騰知有策謂其以八尺身往而有為屬事業此行將謁汧公望其共濟時艱耳顧註云飛騰二字言行李之速悞

雷

大旱山嶽燠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惟此農事苦四句總起

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

公私病稅歛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訴暴尪或前

聞鞭巫非稽古以上救旱虛文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

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睹上天鑠金石

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以上救旱實事昨宵殷其

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膈腸胃融汗

滋衣裳污吾衰猶計拙失望築場圃八句言雷而無雨

火雲爍石亟望雨耳密雲不雨終無雨矣况南方瘴癘惟旱彌艱瓊人歌舞祭神率巫祈雨鼓聲喧峽而真龍不來終何益矣公私病稅歛缺瘡痍仰面告訴向誰既

舞雩擊鼓而徒然遂暴尪鞭巫之並舉豈知魯僖之說無當神農之書竟誣計惟務修省以格天心耳一銷兵

解藩鎮之患悉聽處分一減賦罷繭絲之政盡復本業

能若是雖水旱之數時或有之乃堯湯之聖庶免親睹不然兵不偃征益橫勢必民胥為盜因而金石鑠於上豺虎亂於下二者相校反覺亢旱為愈也昨宵雷作庶幾雨徵乃風發如怒復吹雲散是神靈虛聚雨澤終慳年衰計拙場圃失望亦奈之何

火 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

四句楚俗

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胎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

一灰燼雲氣無處所 於日 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

吹巨焰作河掉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燠洲渚腥至焦

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 以上火於夜 爾寧

要謗譴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 四句責辭 遠遷

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

四句自叙

焚山之火經月者以大旱舉此燒蛟龍也夫致旱有由蛟龍何罪蓋將驚惶之以致雷雨此舊俗之可嗤者其火自日已舉嵌為爆即魑魅之族亦泣凍為崩并陰鬼之處有火光焚山木周圍傾落百泓鼎沸何論木根泉源為萬古物也况雲氣以青林為處所青林灰燼雲氣何依至於入夜赫然更甚其焰上燭直照牛女之墟其勢下騰至耀長河之棹崑崙之高怖其烈洲渚之遠迷其光聞腥氣知長蛇焦矣聽吼聲知猛虎纏矣所以然者本欲威蛟龍之神物使之與雨豈知神物一去雷雨終絕望哉石燠土盡此舉徒要謗譴熒侮甚矣夫大旱亦關長吏之憂焚山則昧至精之理蓋長吏蒞斯土以牧民豈無精誠可感上蒼乃妄循舊俗為此焚山之舉自貽伊戚不務修德惟山是焚亦甚昧至精之理也撲滅既難必侵環堵旅人處此焚次堪憂此時流汗江亭生理幾希如縷耳火之自日直至宵深有如此○薄關二字蔡氏曰薄近郊關未合詩因下句有甚字故上句用薄字如毛詩薄汚薄澣薄言一例長吏徒務此舉於憂民亦薄乎云爾諷之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四句寫熱

乞為寒水玉願作冰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四句解熱

雷動則雨作空霹靂則無望矣炎赫彌甚何以為生計惟寒水玉我乞為之又惟冷秋菰我願作此然不可得惟有舞雩之風可乘涼耳自傷年老何能尚作兒童追風涼出舞雩也○為寒玉作秋菰公欲以身化物亦即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開戶人高臥歸林鳥却回峽中

都似火江上只聞雷六句寫熱想見陰宮雪風門颯沓開二句追想

熱甚矣庶幾瘴雲滅乃終不滅猶望瀘水遠乃復西來人物不胥困哉峽中都火無地可逃江上空雷無雨可解庶幾陰宮對雪處風來颯踏可以追涼然不可得想像而已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暘味空頻四句寫熱

歛翁炎蒸景飄颻戰伐人十季可解甲為爾一霑巾四句時事

沉李取冷不冷沉亦何益炊食瘠飢不能食則屢炊屢新將衰之人肌骨如蒸一經被暘焉能知味故雖有朱李雕胡空自頻頻進耳夫炎蒸之景旅客難堪况征伐之人甲冑不釋回首戰士飄颻風塵十易寒暑當此炎赫何以堪此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山陰雪不

去非無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六句題水

樓看君宜着王喬履真賜還疑出上方公自注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

贈明府

炎餘到此高棟層軒已。是清涼境界。况七月一日暑退。火流以涼地。值秋風。疑下山陰雪也。吾曾為員外郎。豈日無漢署香。誠知漢署香不如水樓雪耳。况絕壁過雲。如開錦繡。疎松隔水。若奏笙簧。水樓如此。明府雖係攝。今其風流何異王喬。是王喬之鳥。不難真躡。行見出尚方。賜明府。明府得長有此水樓。老翁將終辭漢署而遊。哉。此

必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為

政風流。今在茲。

四句終明府

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

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碁。

四句會於水樓

明府不獨王喬直必子也。且為終軍後人。終軍棄繻。正當英妙。今明府仰承家風節操。不泯。况為政風流。又如必子。古人何多讓焉。此時滿樓賓客皆係傾蓋之交。賦詩老翁自笑何方之客。遙見楚江巫峽半雲半雨。陳清簾。挂疎簾。眾賓客或奕碁為樂。我賦詩之餘。聊為寓目。一時水樓明府彈琴。賓客奕碁。老翁賦詩。風流大雅。足

千古矣。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
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

滅汗流北鄰耐人聒

以上熱退小涼

晚風爽鳥匿筋力蘇摧折閉

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

金石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

八句追言

前聖慎

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遙回斡灑落惟清秋

昏霧一空濶蕭蕭紫塞雁南向欲成列

八句應七月三日

歛思紅

顏日霜露凍堦闐胡馬挾雕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逐狡兎

突羽當滿月六句因論少年樂事惆悵白頭吟蕭條遊俠窟臨軒望

山閣縹緲安可越四句感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

頗疎歡樂曾倏忽杖策風塵際老醜難翦拂我子得神仙

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結帶睡穩有詩意

七月商金用事餘熱已休老人生矣熱退則汗減睡穩則喧息烏巾可戴筋骨亦蘇猶憶前此大暑時十旬閉目大江鼎沸雨師潛逝旱魃橫行園蔬盡焦密雲不雨方謂暑無退日至今終衰歇也前聖知其然不行焚巫之術但有救賜之方誠知陰陽為主客而相因時序有回斡而逝禪果然灑落清秋昏霾頓豁塞外紫雁忽已南翔此塞雁成行之日正高秋射獵之時吾於少年亦嘗從事追維舊遊青霜初降身跨鞍馬手按雕弓矢發而烏落雲中鈚揮而兔無堅窟惜乎紅顏不再頭顱忽白往年遊俠之處已成蕭條之墟臨軒瞻望即欲再過射獵之場亦復誰能飛越哉元二十既鍊延年之砂不念將朽之骨豈我少壯疎狂歡樂已往窮途老醜不堪

翦拂乎我子已得神仙之術池中蛟龍特須雲雨賤夫但貪暑退涼生一睡甘美捉筆題詩以呈曹長曹長以為何如○壯年樂事一段即公壯遊篇中所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呼鷹早櫪林逐獸雲雪崗時事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

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以上辨亭其誣

亭新妝立龍駕具層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

豐儉白屋達王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下

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裛重露日出

甘所終以上叙七夕之陋俗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冲防身動如律

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

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
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以上正議

此諷倖進者。俗傳牛女未知有無就二宿言。一西一東萬古如斯誰見其至七夕而會晤也。况神光難候渡河之說終屬渺茫。借曰有之亦其精靈偶感何必定在七夕。昧者不察若見其新妝已亭亭立矣其龍駕已層空具矣爲此祈請走盡兒童無論貴賤之家貧富之室具膳設祭鳴玉趨蹌晝則曝衣日中夜則乘風月下取蛛卜巧列果陳情筵秩露初事畢日出若真有此私期之事者不知此特淫奔失節托牛女以自便其私爾未嫁之女尚無然哉秉心則左無邪防身則當如律竭力機杼何必乞空中之絲終事舅姑且自盡女紅之職即君臣之義亦猶是也咫尺未通莫希巷遇禮義自矢亦同守貞所以然者君臣夫婦雖分大小泰交昏媾各有佳期須秉公以絕私毋詭隨而苟合苟方圓之際稍有齟齬卽屬徇情便非天作在女子枉自銜媒彼丈夫英雄有拂然者此質絲棄乘垣之羞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

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

寒空牀難暗投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丘

以上毒熱

開襟仰內

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修何當清霜飛會

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

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梓杞漢苑歸驂騮

短章達我心理爲識者籌

以上簡寄之意

夔居極南雖秋猶熱故林鳥不飛行舟絕迹安乎千室掃地萬事都休老夫百憂一時交集懼蝮蛇則不能暗投畏炎宵則又惡明燭只此一端明暗兩困故鄉縈懷更無論已幸而內弟使夔無奈秋炎見困咫尺阻修屈

指江樓晤期。當在清霜初降。而况評事嫺易義稱詩家。蘊藉過人。檢身不及。爲使臣而有體。論德業而兼優。是真楚杞梓。漢驂騮也。擇人而不出。不愧楚材。畢使而旋。原歸漢苑。短章先達。此中妙理。會當與評事細籌耳。

兩三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

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

下。居人門不開。以上雨景楚宮久已滅。幽佩爲誰哀。侍臣書王

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以上因雨有懷軼事

峽雲度曉。烟霧乘之。是秋涼之候。因而颯颯之風。纔從蒼江吹去。蕭蕭之雨。便從石壁灑來。雨來而寒生。寒生而雷又動。此時氣候。已失朱炎。高鳥藏居。人潛蕭條。如此當年。何以有陽臺之事。見今楚宮荒廢已久。此日幽佩爲誰而哀。只因襄王有夢。述之宋玉。宋玉多才。爲王作賦。一若真有陽臺雲雨之事。至今尚疑翠龍之駕。冥

冥自陽
臺來也。

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四句雨

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挂帆

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以上懷人

秋山黯黯。澹無色也。秋露團團。多難數也。秋雲生於水面。若斷若續。何片片也。秋雨落於沙中。一聲兩聲。何蕭蕭也。此時峽人架木。居類乎巢。而巫山一帶。層臺又俯風渚焉。因於雨中。憑高眺遠。念我故人。此時帆飛天外。浪湧舟前。而况久陰之後。蛟螭復出。江湖萬里。寇盜縱橫。故人此行。果安穩無恙否耶。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萋以碧。落落

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以上連檣

荆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慘霑濕。赴行役。羣盜下辟

山總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鏜各有適以上因雨念戍人漁艇

息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四句自歎

空山之雨中宵又陰冷氣潛生先到枕席乃曉風復發起看萬象莫不萋萋然中微寒凝碧色也雲當曉而出岫落落然似密似疎石當曉而倚天渾渾然若見若隱彼日或行黃道或行赤道雨則受蔽不知假何道而行但見雨勢連江一片皆白彼長江之上連檣下者是何處船乃荊州船也船中載者為何等人是荷戈士也所備何寇蓋南防草鎮奉總戎之令不惜沾濕而赴也此時羣盜已下辟山嗟爾總戎方備強敵更見水雲之處其他鳴鏜過者亦各有所適總不如漁樵為自得耳自傷留滯此志未遂捉筆書時庶不夫春秋之義云

杜詩闡卷二十二終

杜詩闡卷二十三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

種蒿苳 有序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蒿苳向二旬矣

而苳不早坼獨野萋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軼

軻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

半蹉跎嘉生將已矣

以上言旱

雲霞忽奔命師伯集所使指揮

赤白日瀕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

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洒

以上既雨已秋

堂下可

以叱呼童對經始苜兮蔬之常隨事蒞其子破塊數席間

荷勛功乃止

以上理畦種苜

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苜迷汝

來宗生實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霜露委翻然出地速滋

蔓戶庭毀

以上苜不甲坼野苜青青

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

得祿守道不封已

以上傷時君子輒輒不進

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

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為恥登於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苜也

無所施何顏入筐篚

八句言野苜不足取

凡物感二氣而生氣一錯亂驕蹇難治莫如枯旱况南方氣炎又如燬哉因而植物蹉跎嘉生將盡猶幸入秋雲光與霞氣交蒸雨師與風伯皆集赤日退青光生先之以風散雨使布繼之以雨隨風而來既雨矣對堂開畦呼童經始苜本常蔬其子易莠地止數席為功不繁蓋速望其甲坼也如何二旬不坼泥滓空埋得毋野苜叢生實逼處此夫隕霜殺草是為秋令苜猶草耳豈獨無秋顧使出地反速滋蔓難圖以致毀壞我門庭因知邪能于正苜之不生苜實妨之在賢人守道封植何心彼小人遭時妨賢病國宐乎苜不甲坼苜獨叢生豈獨苜也芝蘭亦為其掩抑雖曰苜也荆杞亦不過如斯勢必中園之內盡為蕭艾所可媿者老圃何地令若屬逼處爭此土耶有一日捧玉盤設霞綺我知所登者必非野苜苜亦焉用彼為縱僥倖入筐篚亦何顏堪此苜終不足取也○苜本常蔬公有取爾者甚苜之不足錄也易夬九五苜陸夬夬苜陸感陰氣生終不可長故上六卽曰無號終有凶此詩大指為任用元載輩而發此卽倚蘭操中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意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四句

景之晚晴之感

夕陽在山雨後初徹特浮雲一帶薄者未歸耳虹影垂江有似乎飲峽中積雨尚有餘飛晚晴之景如此料想鳧鶴在渚終當高去祇有熊羆在山覺得自肥我圖出峽秋分尚在對此夕露留滯何堪哉○鳧鶴君子熊羆

宿江邊閣

江邊閣卽西閣公西閣詩有層軒俯江壁句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二句江邊閣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

翻二句江邊閣之景鵲鶴追飛盡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

乾坤

四句宿閣之感

日之夕矣直延山徑有山徑卽有水門江閣卽當其間歸巖際者雲何薄翻浪中者月正孤閣景如此遙想此時兵如鵲鶴奔竄靡遺賊似豺狼橫行無忌我雖宿閣亦不眠憂戰伐耳戰伐以正乾坤自傷年老不能撥亂有其心無其力亦奈之何○當時吐蕃內訌節鎮抗命乾坤不正甚矣王縉元載輩日事飯僧佞佛寇至講仁王經以讓之戰伐之事有難言者崔旰之亂朝廷務為調停杜鴻漸反以節制讓之命討廢矣乾坤安在空公悵然罷寐耳追飛盡兵竭也得食喧齋盜糧也

白鹽山

卓立羣峰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承卓立

白榜千家邑清秋萬估船承蟠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

借刻畫無鹽結

此白鹽山其高迥出羣峰其大盤旋積水惟卓立峰外故他山任地不過坡地爾勢近天獨依日月惟蟠根水邊故白旂之旁邑聚千家清秋之日船集萬估不任地獨近天有親上之志既千家復萬估為四方之維高大如此亦何取佳句煩人刻畫況詞人佳句從無傳者白鹽高大真出意表哉

灑灑堆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

存傾覆申如馬句神功接混茫申沉牛句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白警一句

峽口巨石為灑灑堆夏水漲其石半沒冬水淺其石出水今日秋淡江寒水落石出長矣有時歲旱禱雨則沉牛於此而答雲雨其利固多有時水漲下峽則如馬在前而駭舟航為害不小戒舟航者慮傾覆也天意欲使傾覆者存故立石示戒至於興雲致雨其神功直接混茫空乎沉牛答之我處此兵危又兼舟險自嘆非千金

之子坐戒垂堂賭此堆也從此一行一止尚稟垂堂之戒哉

瞿堂懷古

西南萬壑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

四句瞿唐

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鈞陶力大哉

四句懷古

禹壑之水皆奔一處兩崖之際但開一門以兩崖一門當西南萬壑非勅敵而何此兩崖所開地應與山根俱裂此萬壑所注江疑從月窟遠來古有白帝此削成處適當其險古有陽臺此空曲中隱見其高削成空曲者神禹疏鑿為之也疏鑿之功固由人力鈞陶之大原賴天工禹固不有其功天亦寧尸其德哉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二句領至末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

章醉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妝

宴以樂將士中丞宴將士極樂矣亦誰知今日極樂之
宴原由當年百戰之功極樂何如中丞與將士同甘苦
無私而綺饌不殊中丞與將士忘形骸久坐而金章漸
密以觀醉客杯霑鸚鵡而盤餐狼籍以觀佳人簫指鳳
皇而歌曲繞梁夫中丞有百戰功今日固宴將士以為
樂尤望天子念其前功遣使下臨頒詔行賞此時中丞
以天子寵命特引紅妝載宴
將士但不知幾時下臨耳

繡段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

四句
宴

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

四句
陪宴

所感

中丞宴士妝簷額者繡段為彩帖鼓腰者金花為飾麗
矣盛矣額裝繡段者將待舞也一夫先登如效鴻門之
舞劍鼓帖金花者將按歌也百戲後陳或唱夔峽之樵
歌歌舞盛矣所可嘆者江樹蕭條夔城孤寄雲臺阻隔
漢使不來朝廷選將常築韓信之壇元帥投閒未
奉嫖姚之命信乎百戰之功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立逝淮王報峽中

二句已
盡題面

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

公不但時人惜祇應我道窮

四句哭
其亡

一哀侵疾病相識自

兒童處處鄰家笛飄飄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

六句兼
自傷

蕭韋凶問得自漢中王手札也夫生歿亦常事所可疑
者老子為柱下史而多壽韋方少年不應早逝尤可怪
者仙公能延年而不歿蕭既多術何以亦亡少年亦逝
老者可知多術而亡無術者可知兩公之逝不但時人
共惜直是吾道將窮耳我聞計一哀頓侵疾病由兩公
相識昔自兒童地異山陽到處聞鄰人之笛詩悲曹植
隨風飄客子之蓬所由潘岳懷舊之賦不堪再
吟亦豈能如子桓所云已成老翁但未白頭也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
膽消豺虎窟淚入犬羊天
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
六句虛寫覽鏡呈柏之故
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

憐二句題面

長安有渭水有終南我本渭水終南人乃不能歸關內於寇盜之窟幾度膽消不能到日邊對鳥蠻之天凄然淚入彼作吏者須早起已似嵇叔夜之晚起豈堪從事彼為仙者必輕舉豈如薊子訓之遲行乃更學仙夫瞻消淚入我之形容可知憔悴起晚行遲我之精神可知全減空乎鏡中之色頓覺衰謝此衰謝色鏡知之耳敢望人憐亦萬一故人憐而已故人何人中丞是也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裏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杯久寂

寔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智愚心盡歿以上聽楊氏歌古來傑

出土豈待一知己二句託感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借秦青結

絕代之歌曲高和寡亦獨立自發皓齒耳獨立一歌滿堂之人皆為不樂蓋由此歌縹緲疑下青虛當此良宵又值皓月乃益佳耳滿堂何人有老者有壯者有智者有愚者此時莫不停玉觴迷金管聽者疲而心盡歿滿堂慘不樂者如此彼楊氏一女耳其歌能使一堂中老者壯者智者愚者莫不傷心動魄況古來傑士豈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哉今之楊氏即古秦青秦青撫節悲歌響遏行雲聲振林木使天下人莫不傾耳亦若是而已昔虞仲翔自云得一知己可以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開匣羣書繫滿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

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以上作冒 峽東

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埋楚氣朝海蹴吳天煮井為鹽

速燒畚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鷓鴣雙雙舞獼

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

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以上敘夔之 喚起搔頭急

扶行幾屐穿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

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若黃緣藥餌虛狼籍秋風掃淨

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

箏傷老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當時弟子傳法歌聲

變轉滿坐涕滂浹公自注都督柏中丞筵開梨園弟子李 仙奴歌○以上二十句見身羈夔府之

意 弔影夔州僻腸迴杜曲煎二句承 上起下 卽今龍廐水公自注 西京龍

廐門苑馬門也 渭水流苑門內莫帶犬戎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乘

威滅蜂蠆勦力効鷹鷂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

戰伐人憶止戈鋌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

黔首遂拘攣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

出於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翼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

宣以上追敘肅代 兩朝中興之業 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二句承 上起下 音徽

一柱數道里下牢千公自注鄭在江 陵李在夷陵 鄭李光時論文章竝

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

風流俱善價恰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

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
 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
 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
 華牋以上敘述鄭每欲孤飛去徒為百慮牽二句承生涯
監李賓客已寥落國步尚迤邐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公自注卜
遭亂離故寢處宴安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斑豐
之地皆蕪沒棄捐也鎬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
 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
 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緜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氈
 囊虛把釵釧米盡拆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

沙岸北市暨瀼西巔

公自注市暨夔人語也市井泊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橫通山谷處居人謂

之瀼羈絆心嘗折栖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

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敕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鱸兒去看

魚笥人來坐馬羈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稜

村依野廟孺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

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澀馨香粉署

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躚

以上敘還秋日夔府四字

困學違從衆明

公各勉旃

二句承上起下

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

諸儒引服虔不過輪鯁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黎元

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編

十句正明各勉旃意

行路難何有

招尋與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弦身許雙峰寺門求

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晉公自注鄭高簡有太

傳之昭王客赴燕公自注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也途中非阮籍查上

似張騫披拂雲寧在淹留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

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澹交隨聚散澤國繞回旋本

自依迦葉何曾藉偃佺鑪峰生轉眄橘井尚高寒東走窮

歸鶴南征盡跼蹙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愷丹青列

頭陀琬琰鐫衆香淡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

任體辱金篋空刮膜鏡象未離銓以上自敘終期出峽是詠懷大指

夔府孤城僻在烏蠻北白帝邊我由雲安遷此路纔百里病已三年雖匣劍常鳴雄心還在乃書船空繫出峽

無期蓋因世既亂離年復衰謝故有懷不遂興復蕭然也妻孥而外筋力誰知歲月云徂菁華早竭所自遣者

惟有物色詩篇耳試言夔之山川人民土物風俗峽東江而峻起巖排樹而孤懸所排之樹拂雲而楚氣俱來

所束之江朝海而吳天共湧其山川如此夔民資鹽爲生復燒畚播種夔地鑿石爲峽故多險少平以言鳥舞

水之灘驚雙雙以言獸懸木之獼猴箇箇巖際垂蘿長如絲帶江邊堆石小若青錢夔土暖草非春亦綠花迎

寒亦紅也夔俗殊向戍人而乞火引竹竿而注泉也其人民土物風俗如此我客夔以來惟知高臥喚起不過

搔頭有興尋遊扶行幾回穿屐所以然者想兩京之田園猶在歸計未能傷四海之兄弟何人獨行堪憫雖遊

幕府幸備臺郎乃已及瓜期未還朝署亦終成萍泛何意黃緣藥餌之加減徒然秋風之瀟洒可念聊開襟而

驅瘴癘得明目以掃雲烟而已偶遇中丞時逢高宴媿非上客忽近佳人哀箏奏而老大堪傷華屋是而神仙

空艷追維南內歲在開元法曲授於梨園清歌傳於弟子沿流既久音律多訛忽聽仙奴之歌雖多變徵言念

而愈煎也我之賜回杜曲者不獨故國舊君之感亦新

主中興足繫懷耳前此安史作亂龍廐之水曾染腥羶未幾肅宗恢復清渭之流依然如帶光弼思禮耿賈流也扶王室而再造張鎬房瑄蕭曹侶也拱御筵而胥匡俱能秉威滅蜂蠆之凶勦力効鷹鷂之節然舊物雖復凶徒未悛尚非歸馬之時使作止戈之計於是河北之抗命日甚吐蕃之脩好靡益元振奴僕錯與大權將士解心外夷入寇胡星一孛黔首為災遂使駕復蒙塵幸而還京不日改元罪已頒哀痛之詔停止稅法蠲煩苛之征業成而陳始王如七月之陳公劉顏真卿欲復貞觀是也兆喜而出于旼如後車之載呂尚郭子儀留守西京是也陳始王則經綸密而鴻雁有歌出于旼則翊戴全而熊羆有佐側聽中興之主不禁傾心長吟不世之賢能無引領不世之賢何人兩公是也兩公之賢使我長吟不置者以鄭在江陵一柱觀頭音徽數至也以李在夷陵下牢關上道里幾千也據時論則皆推兩公比文章則我獨居後陰何沈宋與之比肩截竹揮絃調其音律其琢句風流也皆善價所求其使事懽當也亦忘筌已久且鄭能好客有鄭莊置驛之風李更下賢有李膺登龍之望禮數雖殊貴賤朋交豈失周旋既已高視人羣猶然虛心味道宐乎收之門下者馬皆汗血入

其網羅者鶴必青田哉李官賓客商山之羽翼已成鄭拜祕書蓬萊之妙選不規是管寧無志仕宦而紗帽則淨矣江令受賜皇儲而錦袍彌鮮矣今者二公閒散退老優游李也東郡逍遙時時題壁鄭也南湖嘯傲日日泛船扣舷則遠遊可懷題壁則華賤足慕興言及此我豈不欲孤飛而去無奈為百慮所牽何百慮所牽者何在生涯寥落憂在身也國步迍邐憂在國也衾枕蕪沒寢處皆虛池塘棄捐故國何在室家離別空切東南嘶北之悲伏臘蹶違不及馬醫夏畦之鬼豐鎬我故土也露菊空斑澗漣我舊鄉也秋蔬何在丹沉迭異往事誰論歿生日必新阡幾處看浮雲之富貴回首何堪笑野馬之喧爭著鞭倦矣而況烽煙滿眼江月羈人秋燕未歸同其局促晚蟬猶叫類我蕭疎乃疇昔雕蟲蒙公記憶常時烹鯉問我沉縣自歎挂杖無錢徒羨君平之賣卜顧此坐羶焉用還留子敬之偷餘趙壹之囊既空問及釵釧子桑之米亦盡難係花鈿甘子豈可療饑茅齋聊以息影看陣圖於沙北真歎奇才訪市暨於灤西信成都會所由心因羈絆而恆折病以栖遲而得痊也傷哉貧也樂亦在中岷芋聊收非羨卓家之富池蓮仍種還開陸地之花梨好何如喜雪白之勝頰栗多奚似快

磊落之過拳肉味偶知仲長統之兼旨迂矣臣饑求免
楊夫子之三鱸或然身異漁翁呼兒看筍人非季子留
客坐羈秋夜索綯多為縛門之用山泉通竹聊免沽水
之錢塹地無多半接公田之壤荒村一帶全依野廟之
垣棘距穿籬分明補闕藤纏倒石亦是扶顛我秋日夔
府如是而已休哉朝謁穩矣晝眠從此半塗且止何須
夸父之窮追兀坐能堅有似溪源之不起所以銀章偶
縮霧雨常濛粉署雖妍馨香自遠二公本紫鸞也所飛
無近遠故人乃黃雀耳亦聽其翩躚故人困學自甘遠
衆二公致君庶幾勉旃勉旃之意何如勉公夾宸極以
輔主勉公到星躔而致身勉公舉直留匡鼎之說詩勉
公用人引服虔之正誼勉公輸鯁直而不阿比勉公正
陶甄而不偏陂於以上抒宵旰之憂下拯黎元之苦不
然雲臺誰畫青簡誰編哉至於東西南北常輕行路之
難涉水登山已切招尋之興招尋之興無他不過訪僧
尋寺而已飛檄之具不自今朝鳴弦之控暫擬今日蓋
飛檄適江湖之興而鳴弦防寇盜之警也此去老身將
許雙峰不失曹溪之衣鉢此去禪門兼求七祖思台南
北之兩宗追宿昔而落帆非云枉道向真詮而稽首從
此皈依兩公一為安石各高典午之朝一是昭王本屬

燕周之喬一官蓬閣非哭途之步兵一使吐蕃似泛槎
之博望往年披拂曾荷青雲今日淹留難延老景所由
行路無難招尋有興也既曰由來具飛檄則終期於破
浪旣曰暫擬控鳴弦又何畏乎飛涎過神女廟而長辭
聞杜鵑啼而已怯蓋聚散雖可惜而淡交何傷澤國從
此遊而回旋正遠我本佛氏之徒欲皈迦葉不是神仙
之侶何藉倥傯廬山之鑪峰忽生轉眄郴州之橘井何
憚高寨以言東走直窮令威歸鶴之鄉若論南征竟抵
馬援踏鳶之界凡此皆訪僧尋寺覓雙峰求七祖也庶
幾妙教可聞前愆得釋顧愷之丹青維摩宛在頭陀之
琬琰碑文尚存衆香黯黯而來親于地芊芊而漸進勇
猛為精進之基清羸何慮所謂落帆追宿昔者宿願自
此遂矣金篋有刮膜之力鏡象依然所謂衣褐向真詮
者真詮何日得耶我秋日夔府詠懷奉寄二公之意如
此○大曆二年朝廷篤於佞佛胡僧不空出入禁闥王
緡杜鴻漸阿附元載至不如葦血三人侍上多談佛教
行公曰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蓋欲正之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恨牽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四句送
未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四句以蜀

事屬之我今日於弟一則喜一則恨者以弟文臣使蜀耳蜀地方亂此去離巫峽過內江弟由此至蜀彼處豺狼戰鬪未息我留此已老自憐犬馬年歲空催弟行矣歸朝甚便今日豺狼尚及秋天搏擊之毋務始息養亂也○是年八月杜鴻漸至成都見崔旰但接以温恭無一言責其于紀又薦之朝公於弟使蜀曰未息豺狼鬪搏擊望秋天語意有謂

巫峽弊廬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日落山鬼閉門中

二句巫峽弊廬

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

翁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傳語桃源客今出處同

六句

送之澧朗

江城日落山鬼為徒弊廬蕭索甚矣吾舅將有澧朗之行過廬作別其行李淹留未去者蓋將以誅茅之意問及老翁耳人皆曰寇盜已平何須避地不知赤眉猶世亂也人皆曰青眼待人到處亨途不知青眼只途窮也庶幾桃花源作避秦人桃源在澧朗間想舅氏問老翁者正欲誅茅於彼傳語桃源中人今人出處與避秦人相似我栖遲巫峽亦豈得已也○按九歌六章末有山鬼篇屈原不以比君比已其篇中云山中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狻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山鬼所思如此公曰山鬼閉門中知其所託矣

君不見簡蘇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灰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四句比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

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溪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颺颺兼狂

風五句慰之

池有蛟龍廢棄池，不可問矣。桐可為琴，摧折桐，不足取矣。乃殊不然，君見廢棄池，摧折桐，否摧折之桐，歿百年矣。知音者得之，以為琴瑟材，廢棄之水，只一斛耳，有識者過焉，知為蛟龍窟，然則丈夫生前，萬事未定，一息尚存，未之或知。況君未老，暫處山中，雖曰窮谷，安見霹靂雷，颺颺鬼狂暴之風，非歷試子，使子有為哉。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嘗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

四句自敘

欲往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荊州四句送李功曹之荊州

荊州有宋玉宅，我嘗思卜居其處者。以夔州地瘠俗薄，生涯有限，荊州水鄉澤國，老人所宜。此秋水連天，遙望

生悲耳，況觀名一柱，適倚孤城。江分九支，時當落照。功曹此去，充幕有光，但湛湛江水，上有青楓，恐功曹到彼亦遠，自生愁也。益添我之遙悲矣。

別崔湜因寄薛璩孟雲卿

公自注內弟湜赴湖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淡難固辭。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淄。

四句言其

赴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

二句赴幕之事

荆州遇薛孟為報欲

論詩二句因寄薛孟

妄動非志士，乃士為知己。用知淡則亦難於固辭，若使妄動磨礪之謂何？若使固辭不磷淄之謂何？論爾平日如何，久磨礪者，願爾此行，但取不磷淄而已。今日藩府無主，爾乃心王室，夙夜之間，常矢憂主之言，使諸藩效順，我側耳聽之，從此飛騰急出，濟時酬知己者，在是矣。此行必過荊州，寄語薛孟，我論詩之興，實勃勃云。當時藩鎮節度驕蹇不恭，氣節之士，不屑就幕，崔赴幕職，是亦妄動，曰知淡者，為崔解嘲耳。特幕僚之職，佐節鎮

謀畫有轉逆為順之機權故送元二適江左日取次莫
論兵送蘇四赴湖南幕日數論封內事今送崔湜日夙
夜聽
憂主

贈蘇四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

四句一篇

綱之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栖栖將老委所窮為

郎未為賤其奈疾病攻以上自言轉蓬在行李中子何面黧黑焉得豁

心胷巴蜀倦剽劫下愚成上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

斯人脫身來豈知吾道東以上蘇子轉蓬在行李中乾坤雖寬大所適

囊橐空肉食晒菜色少壯欺老翁况乃主客間古來偏側

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傑場人馬皆英雄一

請甘饑寒再請甘養蒙

以上述送意

憶遊異縣彼此漂流一別五年轉蓬如故我轉蓬尚在
行李中何也據今時勢戎馬息乘輿安似可起而有為
乃栖栖尚無適從者年老安貧委之於命臺郎不賤疾
病交侵也子轉蓬尚在行李中何也見子面目知子心
胷想由巴蜀土風習於剽劫崔肝叛亂未克蕩平因而
脫身來夔吾道已東也自歎天地雖寬到處皆困而況
肉食者鄙寒士無顏少壯何知老成受侮不獨此耳即
主客間亦不相容其為偏側所從來者子挂帆東下荆
揚二州從來豪窟人馬雄壯亮不至嗟囊空患偏側但
志士守節哲人斂才我所期者一願子為不可衣食人
一願子為不露鋒穎士庶不為
肉食者晒少壯者侮子勉矣

別蘇侯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傷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

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攜媿老夫

八句憫其屈豈

知臺閣舊洗拂鳳皇。雖得食翻蒼竹，栖枝把翠梧。北辰當
宇宙，南岳據江湖。帶煙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

揮發府中趨。贈爾繞朝策，莫鞭轅下駒。

以上送蘇赴幕

爾父少監是我故人，故人子亦流落天隅，故似爾才命誰不哀憐，似爾壯圖如何久屈。塌翼不飛者，倏忽十年矣。驚呼不禁者，其才絕倒也。我為故人，理應垂援，自傷疾病不克，提攜抱疚於歿，爰多矣。幸逢臺閣舊識，復洗鳳皇新羅，今日重有湖南幕府之招，此行勉哉。天子當陽，雄藩分鎮，當念烟塵未靖，豹畧空扞，莫避嫌疑，細論時事。我於爾別無他贈，贈爾繞朝策耳。贈策之意，亦不過曰莫鞭轅下駒，庶幾扶弱以鋤強云爾。轅下駒，俛首轅下，隨母而已，故曰莫鞭，此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意。周紆不問賣菜，備是也。

壯遊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

公自注崔鄭州以尚魏豫州啓心

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
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以上少遊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劔池
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嗟峨閶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泰
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七首，除
道哂嬰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
能忘。以上敘吳越壯遊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劇屈賈壘，目
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兆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
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崗。

射飛曾縱鞋引臂落鵝鵝蘇侯據鞍喜公自注監門忽如

攜葛疆以上敘齊趙壯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

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

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弊斑鬚兀稱

觴杜曲晚者舊四郊多白楊坐淡鄉黨敬日覺歿生怵朱

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芻豆官雞輸稻梁舉隅見

煩費引古惜興亡以上敘長安壯遊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

京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

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岳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

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憂憤

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

牀君辱敢愛歿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寓縣復小康哭

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以上扈從時壯遊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

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因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損微芳之

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我觀鷗

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以上從客夔說與首段對

照不在壯遊內

我今已老猶憶童年早廁文場此時主持斯文者崔魏

兩公卽以班揚許我蓋我於斯文當七齡詠詩便見鳳

皇而作賦九齡書字已共所賦而成囊也唯是有嗜酒

豪性疾惡剛腸雖在少遊恥逐兒輩嗜酒故飲酣直視

浮海興豪會有他阻而東吳勝事已一一親歷矣王謝
風流無復烏衣之跡闔廬墳墓空傳石虎之名然而劔
池寒流石壁尚在長洲舊苑芰荷猶香嗟峨閭門之北
路水號回塘式瞻太伯之清風人趨古廟吳亡足涕越
伯堪思既已遊吳因而下越枕戈雪恥憶越王反國之
年刻石銘功想祖龍渡浙之歲鱗諸行刺闔廬之霸堪
唾買臣步歸守邸之驚可哂天下稱白越女無雙五月
猶涼鑑湖一曲剡溪之水真秀天姥之峰更奇欲罷不
能壯哉遊也往者吳越壯遊有如此由越而歸已是中
歲再赴貢舉觀國之光所向無堅欲降屈賈之壘雄視
一世何有曹劉之牆在我似不媿班揚乃考功不盡如
崔魏忤時下第遂辭京兆之堂壯志未衰更有齊趙之
役從茲放蕩頗覺清狂遊趙則春歌趙武之叢臺遊齊
則冬獵青丘之古道呼鷹則風生耳後逐獸則雪沒馬
蹄射飛則落雲裏之鵝鶩縱鞍則共蘇侯之鞭轡蓋蘇
侯本是山簡而待我亦如葛疆此遊快意殆八九年於
外而西歸咸陽也往者齊趙壯遊有如此天寶五載玄
宗詔天下有一莠者卽詣闕下我之西歸職是之故此
時長安道上其許我者必詞伯如往年崔魏之徒同賞
遊者亦賢王如汝陽邵王之輩我也曳裾非慕勢利彼

也置醴實爲嘉賓時玄宗方有朝享大典我小臣遂獻
大禮三賦感動天子召試文章待詔集賢參列選序乃
我年已過強仕矣河西之尉不拜故山之興悠然自信
生涯無過痛飲脫身歸里敝憐季子之黑貂介壽稱觴
兀笑安仁之斑鬢杜曲之交遊老矣故鄉之丘隴愈多
耆舊晚卽我之坐次亦日高白楊多是彼之灰生真接
踵當年權貴滿朝傾危迭見秦虢驕縱銜銘橫行林甫
剖棺王鉞籍第朱門赤族概可見矣而玄宗太平日久
侈心漸恣就舞馬一端日飼豆粟鬪雞一事爭輸稻梁
凡此奢侈不能枚舉興亡難於顯示引古聊寓諷詞而
國家禍亂遂生矣往者壯遊長安時有如此未幾祿山
犯闕潼關旋破上皇行宮劔外太子駐蹕朔方殺氣黑
崆峒之巔旌旗黃少海之色俄而肅宗冊立遂享鈞臺
天子臨戎躬親涿鹿移軍鳳翔四海之援兵皆赴分命
螭虎豺狼之立殲何難乃先是房瑄陳濤斜之敗爪牙
之士一不中矣因之胡羯益肆跳梁至清渠之役賊以
僞退而誘我師七日相持我以無援而至敗績大軍草
草一而至再於時府庫空虛民生凋瘵我麻鞋見主涕
淚受官上痛木主灰飛下憫黔黎塗炭伏青蒲而奏事
守御牀而不離正主憂臣辱之秋爲亡身殉國之日偶

因疏救夫房瑄遂致聖怒之不測幸而天威頓霽得免
推問聖度之優容如此寓內之小康庶幾我往者由鳳
翔而扈從還京壯遊從此止而我年亦將老矣自出華
州司功以來往日青蒲小臣之議論永絕殘年異地孤
踪之流落堪傷羽翮摧頽豈有飛揚之日蘭芳凋損空
悲哀壑之秋綿山自焚之推雖不言祿江潭長往漁父
何忍獨清自念欲建勛業必在榮華之歲已經遲暮難
免嚴霜之摧彼鴟夷子非我比也才格出羣不宜投老
衡岳况況羣克未定猶望翔步天衢他日功成身退尚
晚也回首壯遊能禁衰老之歎哉○公進鵬賦表云臣
自七歲所綴詩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七齡四句非
漫下舉隅見煩費即公杜氏墓誌中舉茲一隅昭彼百
行之意爪牙二句舊指房瑄陳濤斜之敗似也若大軍
載草草必清渠之役先日一不中又曰載草草分明兩
事清渠之潰在至德二載五月時公奔赴鳳翔目擊其
敗故連及之遂接疏救房瑄一事鵬夷子公借范蠡比
李泌泌歸衡山代宗時事有非李
泌不能匡救者公望朝廷速徵之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鬪古

木蒼藤日月昏

以上白帝城雨景

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

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四句感時

白帝雲生則雲滿城中若從城門出矣因是雨從城注
有翻盆之勢焉江為峽東波鬪雷霆不但雨翻盆耳木
與藤合陰霾日月不但雲出門耳夫雷霆到秋而還鬪
日月當晝而竟昏陰陽乖錯晦明失候即時事可知自
乾坤多故人厭甲兵馬思休息歎彼戎馬何如歸馬叛
亂未夷不知何日得逸也自征夫調遣父南子北人去
室存昔日千家僅有百家戰伐未息只恐百家亦難保
也夫此百家所存者豈有丁男誅求之餘但存寡婦而
今亦將盡秋原慟哭
此時尚有何處村哉

雨

萬木雲深處連山雨未開

二句

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迴

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四句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二句

自寫雲淡使萬木為隱因而雨勢連山并峰巒亦不辨焉雨來風至風扉本以當風今掩不定雨甚水漲水鳥喜於泛水今過仍迴此時惟水居鮫人杼聲與雨聲相應乃山中樵子斧聲因雨聲亦停惟有秋炎得此少破登陽臺龔快風衰意或少杼云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二句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殺人六句

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六句

當雨勢連山山如改矣至雨晴依然是此山也豈惟不改晴罷而看山色若因洗而更新當此雨晴長安天路亮亦可到如何看天路於殊俗巫峽秋江亦自可泛無奈對秋江而徒想止有腸斷之猿聽堪揮淚曾無到家

之犬憑以寄書遙想故國只在愁眉外耳長歌當哭能不損神哉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二句江喧長少睡樓迴獨移時

二句承垂白馮唐老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

哀詩四句承清秋宋玉悲

昔馮唐老於郎署我亦馮唐昔宋玉當秋而悲我猶宋玉老人與靜為緣江喧睡常不穩老人登高而愁樓迴立獨移時馮唐之老若是堪憐也世猶多難一身無補於時我已無家常病又奚足惜計惟千日醉耳安能更酬七哀重增宋玉悲哉

洞房

洞房一章另起以下六章皆追歎開寶年間始末明皇致亂之由隱然殷鑒提封一章責成代宗也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四句洞房

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四句感懷

自馬嵬人去洞房之環珮冷矣玉殿淒涼秋風蕭瑟上皇安在哉想秦地於今宵應懸新月望龍池於興慶徒滿舊宮我繫舟巫峽已遠秦地龍池之間乃清漏更傳猶想玉殿洞房之處其如萬里黃山園陵白露何是寂寂繫舟真憐今夜淒淒清漏真憶往時也○先是列宗陵寢為吐蕃焚掘子孫倘有白露之感亦應發憤殄滅為除兇雪恥計此末章責成代宗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

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六句敘遊幸之事宮中行樂祕少有外人知

二句
諷辭

今日洞房寂寞矣宿昔何如宿昔行樂多端請先言移仗遊幸之事當年蓬萊移仗由青門而出往來華清諸宮每一移仗凡雜樹之花皆驕而若逐平池之龍亦喜而出遊其移仗所在落日慙慙還留王母而不去微風繾綣爭倚少兒而不歸此時宮中行樂天下之人莫不心非齒冷而猶曰祕也外人少知也○花曰驕迎寫出怡恩恃寵龍曰喜出龍不空出出而且喜此日之喜他日之悲天寶中興慶池小龍一夕望西南去夫龍為明皇發祥之兆一夕飛去奔蜀之禍已見漢武於王母臨去下席請留公以王母比貴妃貴妃曾度為女道士也少兒漢衛嬪女通於霍仲孺公以比秦虢諸姨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四句宿昔

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觝戲亦未雜風塵四句

諷辭

宿昔之事。又見優賤承恩矣。漢時杜陵畫工。有毛延壽。此日畫鷹畫馬。如馮紹正。韓幹。是卽毛延壽。漢武投壺。爲樂。有侏儒郭舍人。此日如侏儒黃顰。明皇呼爲肉几。是郭舍人之流。舍人一投壺。天顏爲喜。畫工一落筆。萬物生春。夫天顏有喜。近臣知之。如何舍人。每蒙天笑。聖人御世。民登春臺。如何物皆春。出自畫工。夫噦笑不輕。皇恩之斷也。與世偕春。政化之平也。假令當日。政化不偏。其平如水。皇恩不測。其斷若神。豈特能畫投壺。無傷國治。卽使戲及角觝。何至邊境風塵。無如當時不然也。

鬪雞

鬪雞初賜錦舞馬。旣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

四句宿昔

之仙遊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四句

今日之感

宿昔之事。又見鬪雞舞馬矣。當年移仗華清宮。嘗有鬪雞之戲。以賈昌爲五百小兒長。金玉錦繡。日至其家。是

鬪雞者。賜錦矣。開元間。明皇敕貴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至天寶間。鬪雞者。亦賜錦。鬪雞賜錦。是此日始。又嘗有舞馬之戲。明皇敕舞馬四百蹄。施三層木牀。乘馬於上。忤轉如飛。夫馬畜之賤者。旣已登牀。凡屬佞倖。何不可。鬪御榻。當鬪雞舞馬時。宮人出簾下。窺者不知其數也。當宮人出簾下時。樓前御柳。從風拂者。不知幾許。長也。相傳鬪雞舞馬。明皇敕宮人數百。皆擊雷鼓。爲破陣樂。與傾杯曲。則簾下宮人。應有女樂之奏。自明皇上。仙女樂絕響。當年遊幸華清時。驪山道上。翠華拂天。草木亦爲生色。今龍輦不來。驪山寂寞。清秋蕭瑟。惟有草黃木落。是可傷也。○按白樂天勤政樓前老柳詩。中有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句。樓前御柳長。語非漫下。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

四句追感

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爲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

四句自歎

宿昔天寶間事如此。若開元政事何如。開元時君相勵精圖治。政事脩舉。歷歷在眼。不意天寶末年。盜賊忽起。

追維其故誰階之厲自河朔畔亂世歷三朝歲時之遷
不覺轉瞬我羈栖巫峽寂寞西江遙望秦城依稀北斗
今日雖身為郎官數秋以來侵尋老病歎功名之頽落
慨日月之逾邁殆與盜賊相終始而歷歷開元事徒付
西江流水北斗迢遙而已○宿昔三章便是
致亂之由却曰無端盜賊起諱之正痛之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

四句追敘

幸蜀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爭流涕龍顏幸再攀

四句追敘還京

猶憶祿山初畔潼關未潰先陷洛陽洛陽既潰隨破潼
關潼關未破時封常清上表而上不見哥舒翰告急而
上不聞潼關破平安火不至上始懼何天子愁思此日
初急也於時禦寇無策倉皇幸蜀出延秋門過便橋至
咸陽望賢宮都人爭擁馬前愁慘如此猶幸天祚有唐
兩京即復賊騎清笳去宮闕而遠遁上皇翠蓋出關山

而遂回我時忝為故老且喜且悲攀顙流涕即都人別
顏亦於此大慰哉○故老不作自已恐與都人句無別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

下四句分

應鼎湖龍去遠

承絕望幸句

銀海雁飛淡

承罷登臨句

萬歲蓬萊日

長懸舊羽林

應地下人間二句

龍顏幸攀安得長在猶憶上皇望幸每歲十月必至驪
山華清宮賓天以來望幸已絕至所造花萼樓生時與
諸王兄弟宴集其上賓天以來登臨亦罷絕望幸罷登
臨地下不可問矣天寶故事凡早朝必秉燭會羣臣地
下安得有此上皇在日多賜近臣金如金錢詔會之類
當時百官強半上皇舊臣賜金之惠亦曾叨竊地下無
朝燭吁嗟已矣人間有賜金遂忘之耶望幸絕則龍去
鼎湖攀髯永訣登臨罷則雁飛銀海同氣終分惟有蓬
萊舊日還懸陵寢羽林耳
安見地下遂異人間哉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承提何如儉德臨

承同心句時徵俊乂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溪

四句申足上意

往事已矣今日何如顧此提封雖經喪亂猶然全盛版圖也即此萬國雖遭寇盜依然一統人心也但似此提封守之者不在險在德懸車而守有何益哉似此人心臨之者不在威在儉儉德臨之庶不失耳彼長國家者莫不喜安惡危導之奢而不崇儉德者皆由於於小人小人用則外夷輕賢人相則敵國懼其要在於徵俊乂至兵猶火也不戢自焚人君尤當痛戒者用賢人崇儉德以加恩四海則萬國人心永戴有唐一統提封長為漢有懸車而守誠不必也○明皇致亂起於侈心揭出儉德保邦致治中興之本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

嗟不見漢道盛于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舊

例歷代守清規以上泛論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

逸多病鄴中奇駮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斷堂

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抱病屢

遷移自起至此皆發明文章千古事一句經濟慙長策飛栖假一枝塵沙傷

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

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

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

羆以上十六句皆洗發經濟慙長策一句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土安故山迷

白閣秋水憶皇陵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六句挽文章

此詩大指自言少習文章壯無經濟文章豈一日事
司馬遷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千古事也其中得失
他人難喻曹植曰文之佳惡我自知之亦問諸寸心而
已凡稱作者言人人殊苟有聲名必非漫然顧荒遠以
前不可稽矣稽古作者必自姬漢始騷人如屈宋望古
而遙漢代如馬班比今為盛凡為前輩皆能飛騰而入
此道所以餘技尚有綺麗以潤後人於是後賢謀篇不
出前人舊例歷代好尚各有一定清規若我本儒家自
有儒家之法而我於家法已疲弱歲之心惟是永懷不
置者江左之彥其氣頗逸猶病未能者鄴中之俊其氣
頗奇也自嘆驥子麟兒原自不乏乃斷輪之巧父子不
傳作室之法堂構難肯是以隱居有論漫擬潛夫絕妙
好辭虛稱作者不過緣情偶製以慰羈懷無奈抱病難
工更多轉徙文章優而經濟拙已足媿矣文章拙而經
濟迂尤足羞也不獨謀國無策直至謀身無具飛栖不
定聊假一枝傍蜂蠆而為鄰繞蛟螭而作伴况立肅授
受唐虞之世代已遙夔蜀亂離楚漢之烽煙未息唐虞
遠而盜賊多於聖朝楚漢危而喧卑甚於殊俗庶幾仗

星辰之劍以斬蛟螭與雲雨之池以蕩蜂蠆乃獄底終
埋池中久處望之當事而荆州夔府幕府胥開南北東
西軍麾盡插如何茫茫南海銅柱空殘渺渺東風月支
未斬是蜀亂正紛吐蕃又寇也捷書渺矣烏鵲之信空
傳軍士喧然熊羆之號已甚亦由經濟無長策以至此
既不能出而有為亦止有退而守拙所謂文章不過詩
興所謂經濟不過土宜而况故山白閣望眼空迷秋水
皇陂神遊何處身羈巫峽渺不可追經濟已矣愁來作
賦佳句徒然即文章亦何足千古哉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

郡王衛公幕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

送別

回首中丞座馳牋異姓王

將命

起居

燕辭楓樹日雁度麥城霜

由夔之江陵

空醉山翁酒遙憐是

葛疆

謂自

將軍使命在身，祖道之酒雖多亦罷，其起發之地即在夔峽之寒塘。於時臨行而回首中丞志別也。起居而馳賤節度，非無故也。將軍別中丞去夔峽為燕辭楓樹日，將軍至江陵謁郡王已雁度麥城霜將軍此筵山翁之酒不為空醉，我無使命與此祖餞豈不虛叨中丞為山翁將軍是葛疆我遙望江陵憐汝不置耳。

吾宗
公自注衛倉曹崇簡

吾宗老孫子質樸古人風以下全寫耕鑿安時論衣冠與

世同持身質樸在家常起早憂國願年豐處家國質樸語及君臣際

詩書滿腹中學問質樸

惟古人質樸吾宗孫子有其風焉持身處世以至學問無不見其質樸者耕食鑿飲無異議以違時布衣帛冠無崎趨以招咎為我一家故知其家常早起職司倉曹故知其願在年豐或者以見聞寡陋疑之乃語及君臣於古人經書不翅滿腹不但如他人經書滿口耳質樸古人風如此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

首

亂後嗟吾在羈栖見汝難二句領草黃騏驎病沙晚脊令

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點獨在十年朝夕淚衣袖不

曾乾

亂後我在亦云幸矣無奈羈栖異地不能見汝何況旅食為艱人如病驥年華侵老空憶在原我雖在也亦暫時耳所以見汝難者我於此處關塞極天欲下不得下汝於彼處江湖滿地欲上不得上計亂後到今十年於茲衣袖之淚朝夕不置汝奈何久稽江左使我見汝之難至此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四句

息消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四句

見使寄

詩意

汝三四載無消息矣。近聞僑居山寺。但不知杭州定越州乎。似此風塵久客。徒淹別日。而況江漢空流。并失清秋。恐消息從此竟絕也。此時我影雖羈猿樹。此時我魂已飄屋樓。少待明年春水泛溢。我扁舟出峽。東盡白雲之鄉。而求汝。此時杭州越州有定所矣。今姑見使寄詩耳。○杭越近海。海中蜃氣結為樓臺。故曰結蜃樓。求。即小雅兄弟求矣之求。

杜詩闡卷二十三

終

杜詩闡卷二十四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初飛。山禽引子哺紅果。

承草

閣 句 溪女得錢留白魚

承浪 翻句

即景解悶。巫峽間人星散而處。其下浪翻江黑。又是峽雨初飛之候。爰有山禽引雛哺果。隨有溪女得魚。換錢對斯景也。我悶釋矣。○遊何將軍山林曰。河魚不取錢。此曰溪女得錢留白魚。各自有致。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東米貴賤承商

老夫乘興欲東遊承憶上句

思遊吳以解悶。揚州我舊遊處。西陵風景極不忘之。故忽見商胡將下揚州。因憶西陵驛樓。往年曾登臨其上。爾商胡此去。淮東米價貴賤。好為老夫一問。蓋老夫作客。在日糴之數。扁舟久泊。且晚東遊也。○問字。暗用王導問王述。江東米價事。

一辭故國十年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二句憶故丘。今日南

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祕監審。○二

思遊江陵以解悶。我本長安人。長安東門為邵平種瓜處。一辭故國。早是十年秋矣。每見秋瓜。便憶故丘。彼鄭監亦我故鄉人。其莊近長安瓜州村。今日謫居江陵。徒采南湖薇蕨耳。何人為我覓取鄭瓜州。一訪故國十年秋。是不得歸故國。見故國人如歸故國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二句謂薛不遇知已。獨當省署

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二句即用薛詩以美薛

以下五章述詩解悶。今日薛郎中璩。即昔年何水部遜也。乃沈約范雲。早知水部。而曹植劉楨。不遇郎中。誰為郎中。知已者。昔在省部。獨開文苑。今在荊州。兼學釣翁。我猶及讀其詩。想其人耳。○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即薛詩曰。獨當言其無敵。曰兼泛。惜其閒散。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公自注校書郎孟雲卿。一飯未

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二句正論文

古詩傳者。我師蘇李。孟校書真同調哉。我平生一飯之頃。厭留俗客。獨於校書。最為傾倒。諷其數篇。彷彿古人。悶斯釋矣。○此與上章。即公別崔湜。因寄薛孟。荊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意。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二句憶其詩。即今耆舊無

新語漫鈞槎頭縮項編結句即物以思其詩

襄陽雖往其詩清新猶昨日也今日豈無耆舊人則舊也詩則欠新彼槎頭縮項編襄陽之魚魚藏縮項編襄陽之句今人襄陽之句久矣絕響但能釣得槎頭縮項編耳是足解頤也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此句正熟知二謝將

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二句改罷長吟之故

詩本性靈性靈不容一物功須陶冶渣滓去清虛來此中所存者更有何物惟改罷自長吟而已誰知我者古有二謝陰何耳我於二謝熟知其得力於性靈於陰何頗學其苦志於陶冶所由今日新詩長吟自得亦默與二謝陰何結契千古而已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盡寒藤二句最傳秀句寰區

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公自注右丞弟今相國緒二句解悶

高人右丞今不見矣藍田別業徒見寒藤千尺耳其詩則秀絕人區誰繼之者難弟相國緒今能之否庶幾右丞風流絕而未絕乎○當時縮附元載本無足取特右丞詩集代宗嘗求縮上之故有末句能字虛押擬議之辭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支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承

支玉座應悲白露團承先帝句

以下四章賦荔支以解悶 猶憶先帝在日貴妃嗜生荔支置驛傳送今先帝貴妃俱已寂寞荔支之獻還入長安仙遊久闕時薦不改也蜀為炎方荔支之獻必繼朱櫻居玉座者回想先帝當此秋薦能不悲白露團團耶
憶過瀘戎摘荔支青楓隱映石逶迤二句在京華應見無

顏色紅顙酸甜只自知二句貢京華時

荔支生於瀘戎者為佳猶憶客秋過瀘戎兩州曾摘荔支於青楓白石間此時初離樹頭色味交美一貢京華迢遞關山顏色已變紅顙之內其為酸甜誰復憐取只知耳此先帝必欲生致之哉○公去秋宴戎州楊使

君樓有輕紅筍荔
支句憶過句指此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葡萄寒露成
二句見諸果不入貢可憐先不

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二句傷荔支偏入貢

同荔支薦者有翠瓜有碧李沉於玉甃者在在是也有赤梨有葡萄成於寒露者處處然也數種初生同枝共蔓荔支何為娟娟獨秀偏生遠方既生遠方安免於驛騎傳送矣

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
二句言入貢雲壑布衣鮐

背歿勞生重馬翠眉須
二句傷重色輕賢○重馬出前漢書劉屈氂傳師古注重謂懷孕者

荔支名為側生作酸南裔不過在江蒲野岸間非熟於月宮禁苑乃至尊玉壺內常見其滿豈其自致亦殊勞人馬之力矣彼雲壑布衣鮐背老歿不能博君王色笑者何限荔支一物耳先帝以貴妃所嗜當年奔騰驛使至懷孕重馬為之傷耗究其故不過為翠眉所須亦可歎也

哭王彭州掄

執爻驚淪沒斯人已寂寥
二句先提挽哭意新文先沈謝異骨降

松喬
二句初生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劍鸞鳳夾

吹簫
四句婚宦歷職漢廷久中年胡馬騎兵戈聞兩觀寵辱事

三朝
四句內任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遙解龜生碧草諫獵阻

雲霄
四句出守頃得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軍臨氣候戰士寒

風颺井渫泉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多自暇隱几接終朝

八句佐幕以上敘其生時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焉敢墜染翰

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去住銷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

漂
八句其歿曠望渥洼道
應蛟龍句霏微河漢橋
應鸞鳳句夫人先卽

世承河令子各清標承渥注句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

毛髮白歸興日蕭蕭四句自傷

執爻王郎忽驚淪沒我輩長寂寂矣請遡其幼時文彩
出新不啻沈謝骨表殊眾彷彿松喬請遡其婚宦其起
家始於北部高選其締姻乃係東堂見招北部選則匣
裏蛟龍聳身倚劍東堂招則臺邊鸞鳳比翼吹簫請遡
其喪亂時當歷職漢廷方期寵任奈中年賊騎忽爾縱
橫在朝廷兵戈滿兩觀之間在王郎寵辱更三朝之主
而漢廷不能久留矣請遡其出守與佐幕時其出守在
蜀路彭門當任滿而遂解龜地留碧草已辭闕而思諫
獄勢阻雲霄雖身遠闕廷心存君父也其佐幕在戎麾
軍府上使將軍不昧氣候下令壯士克靖風塵資渴無
煩汲井泉嚴警不必舉烽火故前籌日暇隱几時多也
今安在耶沈謝之新文猶昨翠石森森忽焉雙舉松喬
之異骨猶是寒枝蕭蕭竟已後凋平生贈我之詩焉敢
失墜今日哭爾之作但覺無聊經過之地從此罷矣能
無再哭去作之人總無憑也未免消魂痛爾之官未久
王折忽然傷哉旅葬他方萍飄與其蛟龍劍竟何去也

幸渥注之龍馬有種鸞鳳簫不復聞矣况河漢之鵲橋
亦空望河漢夫人已先卽世撫渥注令子喜有清標我
也身羈巫峽終遠秦城白首馮唐歸興蕭颯斯人寂寥
真寂寥哉○東堂句向指郗詵事愚意下有鸞鳳等句
後有河漢橋等句斷是招婿之招王必締姻宗室也蜀
路彭門正指携酒草堂時時高適代為彭州刺史正王
解任

覆舟二首

舊註玄宗好神仙黔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
燒煉使者沉舟於此公作覆舟二首追諷之

巫峽盤渦小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其沉舟四句覆舟

羈使空斜影龍宮闕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四句諷辭

猶記某年某月此巫峽盤渦處當貢物使者從黔陽而
來之秋舟竟覆矣丹砂之重者誠如石而隕水翠羽之
輕者亦積厚而沉舟遙想押貢使者與物俱流斜影亦
空於水際而與舟俱沒至於水底龍所居者流水為覆

舟所壓亦悶而不能出。羈使之斜影已空。羈使溺矣。龍居之積流亦悶。物與舟無不溺。所不溺者。篙工耳。俄頃之際。逐鷗泛泛。回首人也。物也。舟也。竟安在也。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四句 諷朝

廷徒聞斬蛟劍。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四句

寫覆舟 諷使者

彼時君王未知舟覆。方於竹宮望拜桂館。求仙求仙必來。姹女夫姹女能凌波者。望拜必有神光。夫神光能照夜者。遙想姹女凌波。雖有盤渦。何足為險。且當神光照夜。倘遇覆舟。何難呵護。竟何如哉。乃或者有荆人斬蛟劍。得以斬蛟而免於覆。乃徒聞其有斬蛟劍耳。何救於覆也。抑是温嶠爨犀船。可以燭水怪。而免於覆。奈早已溺。夫爨犀船何犀不足恃矣。此時使者斜影既空。獨隨秋色。是君王求仙尚屬于虛。使者上天。真成捷徑哉。○上天若作回朝見君解。似誤前章曰。篙工幸不溺。明言使者亦溺。隨秋色。獨上天。暗用乘槎斗牛事。真解頤句。

峽口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二句 總起城欲連粉堞。岸斷更青山。

二句開闢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二句 控百蠻亂離聞鼓角。秋氣

動衰顏。二句 起下章

瞿唐峽口。兩崖對峙。其西南一帶。直控百蠻。而城連粉堞。岸繞青山也。自開闢以來。天設其險。而瞿唐水關。人之防隅者。只此一路。故地險守亦易耳。此時鼓角一聲。秋氣忽動。亂離聞之。如此衰顏何。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承時荒哉割據心。清句

承世亂句。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

公自注。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四句自歎。

險則險矣。但時清則盜賊衰息。雖有天險。安所用之。○亂則寇盜縱橫。雖有天險。亦不足恃。當年劉先主誠

維其德撫有全蜀惜乎其事已去彼公孫述何人亦曾
躍馬稱帝割據一方其心亦祇自荒耳今日江上蘆花
留客已晚峽間楓葉坐猿偏淡我老病之人疲茶已
敢煩親故損惠相將乃頻頻賜金出自諸侯高詒何德
以堪之哉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半下半脩水關二句防秋吳檣楚柁牽百

丈暖向神都寒未還二句民困於役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

連百蠻中巴不得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四句發明前截

首傷盜賊未息巫山巫峽秋氣蕭森矣月令涼風至完隄防況此上牢下牢為峽內地水關之脩葺尤急也時往來水關外者或吳檣或楚柁無非輸運以入京都暖時向神都而寒秋猶未還民力艱哉所以然者必安路梗塞也要路梗塞者必盜賊多干戈未休也而況青羌白蠻兵連禍結遂使中巴之消息斷雲間之戍鼓為

水關之脩亦為此耳

秋風淅淅吹在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搗練急石

古細路行人稀四句泛寫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

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樓臺今是非四句自寫

次傷故園不得歸吹巫山秋風淅淅寒初近也吹在衣秋風淅淅寒漸進矣況大江東流東流之外西日亦微秋風淅淅吹在衣則刀尺欲動搗練所以急耳東流之外西日微則馬首誰託行人所以稀耳日沉月生嗟此明月不知為誰好也月出孤帆可行計此孤帆亦早晚將夜歸也誠得夜歸葦淦庭樹不已身在故園樓臺明月中哉但不知早晚孤帆果得夜歸與否徒令人懷故園樓臺今日是非何若耳○巴船夜行故曰夜歸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層軒

本言
俯江壁要路亦高深六句西閣朱綬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

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六句西閣感懷

閣傍巫山秋色搖落特較他方為小搖落所以松林一帶尚餘碧色耳於時百鳥飛栖者各相引類孤雲往來者自為卷舒百鳥不能為孤雲之無心孤雲不欲為百鳥之相命我其孤雲哉顧此西閣上有層軒既俯江亦俯壁下為要路江既深壁復高我今居此自念為郎曾

佩朱綬朱綬猶然紗帽吏耶隱耶兩無取矣自喜觸境頻有新詩新詩得近玉琴高山流水庶幾似之佩朱綬

期早有建立耳功名不早立朱綬徒然也賦新詩將邂逅知音耳衰疾謝知音新詩何用也惟是哀世不同王粲鄉思猶之莊舄世雖無知音者安能禁我終學越吟耶○朱綬為仕者服紗帽為隱者

巾朱綬猶紗帽謂雖仕猶隱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與結句相應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

休經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

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意兼須入海求十二句都承上

章後半
截意

此悠悠江水長向滄洲去者我之懶心誠然似之所以含香之職原不為賤鑷白之年且復歸休而況身所經過動凋碧柳心無栖薄時倚朱樓尚平之累未完茂陵之病常作乎彼豪華之境任古誰存服食之餘冥搜寄興我意常在求仙耳所以詩雖淡造不過人間庶幾入海島訪蓬萊以畢我餘生而已矣○滄洲如海外三山結句入海求正次句日夜向滄洲也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四句社日

南翁巴曲醉北雁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四句社日

之感

上詩
卷二十四

八

此因秋社傷久客。昔少皞以九扈為農正，使各隨土
宜以教民，其成物溥，其利民大，故光輝之發，百祀如一
日耳。奉黍盛以報效之，九農之神如在也。即明德以薦
馨香，百祀之舊典不違也。唯是我非南人，居南則亦南
翁既醉，聽巴渝之曲，我其竟老於南，與我本北人，居南
喜聞北雁，側耳覺塞聲之微，我終不得歸北，與猶憶當
年在朝，每逢祠社，詔賜從官，曾叨分肉，今南翁曲醉，北
雁聲微，想方朔之詠，諧割肉歸遺，細君祇有神往而已。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
四句 衰老

之嘆 留滯

承上章。獨東方朔哉，陳平於里社日，亦曾為宰分肉，
分肉細事耳，乃平自言宰天下如是肉，太史竟以陳平
之志見於社下，論其佐漢之功，當陳平分肉，猶少年也。
人見我今日為江南老，不知往年生長長安，為渭北兒
童，亦如陳平宰分肉時乎，奈何歡娛之舉，徒看絕壁涕
淚之落，止向秋風，計此時在朝臣子，賜肉歸者，從鴛鴦

回金闕亦誰憐渭北
故人老病江南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
團清影，銀河沒半輪。
二句承 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二句

應思 殺人

我見江月直光於水，但見月不見水。此時月在江上，樓
在月中，人在樓裏，何以遣此。蓋由作客天邊，長無歸日，
又經老去，輒一霑巾也。月之映水者，彷彿玉露團影，水
之映月者，不啻銀河沒輪，不誠江月光於水哉。計此時
對月者，不獨高樓旅客，明月關山之際，長征之客未還，
其家人豈無挑錦思遺者，挑罷燭滅，燭滅見月，翠蛾之
顰，其情與高樓之客無異，但不知是誰家
婦耳。此霑巾，彼顰眉，同是高樓思殺人，也。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二句風飄律呂相和

切月傍關山幾處明二句正見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

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四句發明

山為秋山吹笛於此風月倍清夫巫峽猿啼其聲斷腸

今吹笛之聲亦能巧作不知誰家有此傷心調耶風月

清何如笛中律呂風飄如和風清無非笛清也曲裏關

山月傍偏明笛清能使月清也斷腸何如昔者陳朝周

弘讓賦長笛吐清氣有胡騎北歸之句今日吐蕃党項

聽此亦堪北走馬援南征武陵袁生吹笛作歌和之有

沿沿武溪之句今日軍麾幕府聽此應想南征且笛中

有折柳一曲因想故園楊柳當此清秋搖落應盡不意

笛中吹出乃是楊柳之調得毋搖

落者忽生信哉巧作斷腸聲也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

似猶見哀多如更聞六句野鷗無意緒鳴噪日紛紛二句

雁為孤雁飲啄何心聽其飛而鳴之聲安於孤又若自

傷其孤遠於羣又若不忍離夫羣其聲切切蓋念羣也

雁惟孤但有一片影羣何在前有萬重雲誰憐其與羣

相失竟一片之孤萬重之遠不復能相及哉望盡矣其

影有無似猶見焉哀多矣其聲斷續如更聞焉孤雁有

意緒如此若野鷗鳴噪紛紛耳紛紛則不孤矣○此詩

似傷諸弟分散隻處夔峽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二句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

臺漸惜容顏老何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

拙本我素亦賴能養既養拙不妨蓬為戶但我本東西

南北人豈甘杜門寂守者今竟一望茫茫何所開也彼

蓬戶外近有神女館江自通耳我不能即圖出峽也遠

矣豈能再少弟妹分矣欲見無由夫江雖通而地自隔
兵戈已梗塞容顏老而弟妹疎人事又蹉跎回首茫茫
終何所
開耶

夢所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
崆峒日端居灑瀕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
遂阻雲臺仗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
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淄病隔君臣議
慙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社稷經綸地風雲
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
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陵寢宗臣切受遺恆

十二句
總敘

拙被林

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藜
總戎存大體降將節卑辭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
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

暗寓幸
陝一節

凶兵鑄農

器講殿闢書帷廟筭高難測天憂實在茲
形容真潦倒荅效莫支持

以上申明昔得扈聖崆峒今不得叨陪玄圃

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

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
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
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
卽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
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龜
處處喧飛機家家急競錐
蕭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

數句各
變時事

釣瀨疎墳籍耕巖進奕碁
地蒸餘破扇冬暖更織絺
豺遘哀登粲麟傷泣象尼
衣冠迷適楚藻

繪憶遊雕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且
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勛業凡百慎交綏

以上申明端
居艷瀨意

猶憶天寶十四載我河西罷尉改授兵曹庶幾致身之
秋乃祿山稱叛前北兵興任官又蹉跎矣自分不才前
此各位不嫌其晚後此省郎豈恨其遲惟是扈聖崆峒
以至端居艷瀨一生踪跡何其萍流樗散耶豈無汲引
徒沐恩慈遂阻雲臺空懷湛露耳況侍從久違翠華終
遠孤臣作客皓首淒其已矣終無望矣自歎青雲薄命
酒肆藏身往年非忤下考功即應詔退下雖集賢召試
文園之分終慳幸天祿校書漢閣之投不與惟時祿山
犯闕朝議紛然自病下寮一籌莫佐空慙皇眷三賦受
知幾度揚鑣羸服奔闕而急主辱幾回拔劍扈從還京
而撥年衰國運中興正社稷經綸之地拾遺初授為風
雲際會之期血流在眼淚落交頤四瀆樓船一朝盡下
中原鼓角到處堪悲賊壕互白翟之墟戰瓦落丹墀之
上乃收京而後先帝遂有寢廟之脩彌留未幾子儀親

受河東之命此時慶緒之餘孽雖平朝義之流氛未靖
國家誅求細及為弓之膠漆道途裹足爭避禦馬之疾
藜今上乃敕雍王為總戎而漁陽之孽遂翦降將羣節
卑辭以納款而河北之鎮誤留大體徒然負固自若於
是楚貢未入滄海堯封終外薊門方向北寇而長吁又
見西夷之席卷致今上遂有具茨之幸我曾扈聖崆峒
雅欲叨陪玄圃嘆非襄城之七聖不得追隨獨訪大隗
於具茨無迷野幸而車駕遄返尚非歸馬之時黃屋
雖開未是談經之日忽焉鑄囚兵關講殿廟筭誠高矣
杞憂不免焉然而憂天無益報主難酬豈非崆峒扈聖
回首茫然玄圃叨陪自傷無分與今日端居艷瀨時事
有可嘆者朝廷遣使四出王翊為稅錢使裴諳為鹽鐵
使權酷紛然青苗到處凡分主命各典厥司惟是賦斂
不均瘡痍莫問騷然者已徧中原最怨者莫如夔府賦
重民窮盜起亂作綠林曠聚勿以萑苻而忽諸雲夢為
遊施諸悍將而已晚正當嘗胆懲前事之失尤須察眉
得小人之情與其務繭絲毋寧清政本必使議堂之人
為盈庭集鳳庶幾貞觀之法為今日元龜不此之務而
羽檄喧飛何日而息雖刀競急無濟於時彼處蕭車欲
安未定此方蜀使又下何為適滋擾耳無足取也我也

嚴光釣瀨之餘久疎墳籍鄭子耕巖之暇但進奕棊夔州地蒸雖餘破扇終見棄也峽中冬暖更著繼絺亦過時矣王粲之悲豺虎不見長安尼父之泣麒麟傷哉吾道楚國之人輕衣冠夔猶是也睢水之人工藻繪夔不然也月延秋桂晚景水衰葵傾太陽丹心尚在古大庭氏為至治之世亂極還治大庭之樸有時反也雍如安史殄滅無遺蠱茲蜀寇綠林雲夢之徒耳行見京觀高築鯨鯢遂封高枕之餘虛眠清晝哀歌之際欲抑誰人白首凄其豈有志於勛業南宮猶在當讓績於故人今日大臣諸將欲成功圖像當各堅其志勿學秦晉之戰交綏而退可也我端居艷瀕時之意如此○崆峒在平涼府肅宗嘗幸公扈從其處昔黃帝訪廣成於崆峒故詩中玄圃具茨連類而及其茨在河南隱指代宗幸陝釋悶詩亦有失道非關出襄野句左傳楚昭王涉睢濟江入雲中盜攻之注曰入雲夢也篇中雲夢欲難追疑連上綠林句皆指寇盜况吐蕃入寇代宗奔陝猶吳入楚楚昭王之出也追往事以為鑒即不忘河北之難意難追言悔之無及耳蓋此段敘賦重民勞民勞盜起引來瑱事似未合時顏真卿上疏必以太宗貞觀為法貞觀是元龜語意正合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四句翫月

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舟

四句翫時

所聞見

此月不始今夜金波之爽昨已挹之不獨我耳凡翫月者皆傳此月為玉露秋也此時月裏關山隨地俱闊月光使之闊月邊河漢近人欲流月光使之流翫月如此忽聞帶月歸唱者有谷口樵對月起愁者有孤城笛至於巴童豈不寐之人半夜非行舟之候亦愛月不寐愛月行舟所謂皆傳玉露秋者信無一人不翫月哉

贈李十五丈別

峽中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

四句寫峽

中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多賢孤

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
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
一日遣兩僕三日其一筵
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
玄成美價子山舊業傳
不聞八尺軀常受眾目憐

以上敘李十五來夔

且為辛

苦行蓋為生事牽北回
白帝棹南入黔陽天

四句敘李十五之豫

公制方隅公自注汧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
迴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

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
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
今之黃

穎川八句美李汧公
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
山淡水增波解榻

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
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
醉操雲嶠

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
歸旋以上送別

峽人巢居室附巔末下臨者不測之江而有客所繫者乃萬里之船夫豈久羈峽中與鳥獸居人為伍者惟是

多病紛然百慮倚薄偶留絕域遂改歲華所足慰者幸
有我賢在而賢又戚也自維孤陋得忝眷末何圖行序
復列差肩況意氣合襟袂連頻問起居常叨宴衍也以
言才華揚論之際寸心忽開酒筆之餘飛泉忽湧以言
世業如韋玄成之嗣韋賢復以明經致相似庾肩吾之
有庾信亦以清新擅名且文彩一身衣冠八尺似此器
宇豈受人憐何以有此辛苦行蓋被生事牽不得已自
黔取道之豫章將謁李汧公勉也汧公在豫其治迴出
諸侯上封內不擾有如太古危時庶務獨見蕭然其地
望清高如挹莖露其人品正直若張朱絃於唐堯為四
岳諸侯在西漢為潁川太守惜我于邁不獲追隨使我
所思無由其展李丈行矣當此山空木落洞庭始波計
丈到時汧公懸榻定為爾解但我客遊既久常思故人
今日晨集離亭醉染佳句將以壯子行亦期子早旋耳
行矣李丈勿忘故人也按肅宗駐蹕靈武時管崇嗣背闕坐李勉彈之肅宗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其正直可知宜此詩中有正直朱絲絃句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二句高風下水葉永夜攬貂裘

承秋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四句

感時江雨蕭蕭秋氣至矣雨來風急木葉都飄夜寒授衣貂裘欲攬此時想勳業惟頻看鏡耳鏡中顏色少壯幾何平生竊比稷與契者安在此時念行藏惟獨倚樓耳樓外乾坤烽煙未靖平生窮年憂黎元者何為當此內寇外夷蝟蟥鼎沸天子孤立社稷傾危時事如此誰為報主者敢云衰謝遂置勿問哉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迴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四句

夜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二句點老人因酒困堅坐看

君傾二句自述為三章之主

江本急也峽險則驚月原明也樓高則迴江樓開夜宴舉一時今夕此會難得也夜宴舉主客集萬里故鄉此情倍親也況河鼓星光今宵已落孤城秋色此夕將辭傾倒何惜哉所惜者老人病酒不勝杯罍惟有堅坐看諸君痛飲而已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關塞悄悄憶京華四句

清動杯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四句

之意

月本長好漸為雲遮幸而浮雲不碍其明耳仰看關塞不禁迢迢忽憶京華能無悄悄此時杯中之物病不能飲但見月光浮動其中至海上之查惟月光隨之而去堅坐者安能奮飛哉堅坐則不眠不眠則但瞻白兔白兔之光百過而落烏紗之上老人堅坐如此諸君何惜痛飲也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聽歌驚白髮笑舞拓秋窗尊蟻

添相續沙鷗竝一雙六句寫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結

君傾意

既對月諸君不可無酒況登樓又有江以臨眺乎於時諸君飲而歌吾不飲但堅坐而聽君歌歌聲壯白髮為之驚諸君飲而舞吾不飲但堅坐而笑君舞舞袖長秋窗為之拓對月有酒矣樽酒正如灑而添續登樓有江矣江鷗方比翼而雙栖未幾醉倒真覺諸君酒量非老人可及至此心降淡服諸君酒德令老人三舍避也所謂堅坐看君傾與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一句西山寒著水城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

生菊蕊凄疎放松林駐遠情五句滂沱朱檻濕萬慮倚簷

楹二句雨望之感

樓雨霑雲幔尚未滂沱但見寒山與水城一色耳循水城而望雨開沙面及逕為添雨洗石稜湍痕若減循寒山而望雨中菊蕊疎放堪憐雨裏松林遠情欲駐未幾雨勢滂沱豈特雲幔微霑已覺朱檻胥濕樓頭孤客獨倚簷楹萬慮橫生高危可懼矣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溪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羣四句

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高樓憶疎豁秋興坐氤氳四句

之意

豹欲澤毛以成文彩故須霧雨今隱矣又何必雨為此溪愁耳飛龍在天空有興雲施雨之功今潛矣故起雲欲何為哉雲雨則泥多泥多而徑復曲則羣賢見阻愛而不見我心如醉矣夫泥多仍徑曲是江山晴麗正未可必想諸君欲待江山晴麗而後來訪亦何忍矣心醉阻賢羣是鮑謝之文無日得披我則旦暮思見定知有

日還披耳憶昨江樓宴會高秋晴霽何等疎豁一時
秋興共坐氤氳諸君何不惠然使我徒憶往日耶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雨潤媿子廢鋤來竹杖交頭拄柴扉隔徑開

四句吳郎

見過欲栖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醖醅

四句

去而訂之

圃畦經雨正好課鋤廢鋤過訪我滋媿矣子廢鋤過我
策杖迎不覺足之前而杖欲交頭既策杖迎遂開扉接
淡喜舍在北而扉只隔徑乃客方來羣鳥欲栖者已亂
客未去小童欲歸者已催今日不及款留明日重陽早
過快飲不
再訂矣

九日諸人集于林

題面不曰九日集諸人于林竟曰九日諸人集于林集
諸人于林公集之而至諸人集于林諸人自集于林也

故詩中有
知歸句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

四句題面

舊采黃花賸新梳白髮微漫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

四句題情

舊俗九日登山飲酒以免災厄集諸人於林亦似登山
飲酒而非如舊俗之免災厄為此相要也但老翁如我
艱於早出年少若諸君幸賓至如歸耳而況舊采黃花
尚有餘興今梳白髮漸覺稀疎諸君少年及時行樂老
夫雖忍淚相陪
也不禁霑衣矣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

二句領至末

疎燈自照孤

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
情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橫空露下。仰見高天。俯見秋水。有客於此。空山寂歷。獨夜蕭條。旅魂暗驚。矣遙見。病秋水者。有孤帆疎燈。獨照忽聞。響高天者。有雙杵新月。同懸我旅魂。何以驚。蓋由我非南人。頗逢南菊。彼菊非使人臥病者。今依然臥病。意者非菊累我。我實妨菊也。我本北人。猶望北書。彼雁所藉。以寄書者。今北書不至。意者非故人不念我。雁實無情也。若牛斗二宿。原在銀漢。銀漢清光。直接鳳城。我步檐倚杖。仰看牛斗。庶幾因牛斗。及銀漢。由銀漢達鳳城。是北書雖不來。南菊終當別。其如銀漢迢迢。鳳城渺渺。何。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違春色。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靜庾公樓。

四句 秋日

湖亭磨滅餘篇卷。平生一釣舟。

二句 自感

高唐寒浪滅。髣髴識昭

丘

二句 預期

春草碧色。至秋而違。一望沅湘。秋光萬里。闊矣遙想。習池山公騎馬之興。應自不廢。更想庾樓元規乘月之興。

知亦不淺。我磨滅之餘。但留篇什。平生之事。只一釣舟。少待秋淡水靜。高唐浪滅。會須身到南湖。昭丘遺跡。尚彷彿識之也。

新築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

四句 湖亭

官序潘生拙。才名賈誼多。捨舟應卜地。鄰接意如何。

四句 寄詩

之意

此湖上亭。所新築者。往來賓客。應亦不乏。賓客過。則竹徑須開。竹徑開。則雲蘿難避。人道其開竹徑。以延賓。誰道其避雲蘿。以逃世。我官序之拙。有若潘生。子才名之多。直如賈誼。以我拙宦。似子多才。子既新築湖亭。我將卜鄰湖上。子其許我否。

暫住蓬萊閣。終爲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

四句 築亭

湖上之故。羹煑秋尊。弱杯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

四句
預寫

子本江海人，昔居蓬閣，幾違素志。今江海之興，始末不渝矣。況物聚必散，揮金乃理之自然。身貴何榮，拖玉非吾所固。有今日尊羹下豉，與比季鷹。菊露流杯，情同元亮。他日我來，卜鄰賦詩聯句，共分南湖之氣象，遮莫佳句頻頻而有也。

秋興八首

秋興二字出簡文賦賦曰秋何興而不盡興何秋而不傷秋興八章盡矣傷矣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

上風雲接地陰。四句寫巫峽秋氣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

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四句無家之感

首章離鄉之感悲哉秋也萬象搖落乃玉露團團凋傷之象楓先受之況山島竦峙巖壑深肅蕭森之氣更

何如耶。我久欲泝江南下，奈江間波浪兼天而湧。波浪在下，勢若兼天。蛟螭之縱橫可知，我久欲辭塞北歸，奈塞上風雲接地而陰。風雲在上，勢若接地。烽煙之擾攘可知，所以栖遲南國。看叢菊之開，還似去年將涕淚之揮。向日得免也。北望長安，嘆孤舟之繫，解纜無期。是故園之心，終成留滯也。當此杪秋苦寒，正授衣之候。家家刀尺催製新衣，衣成擣衣之聲，急不能緩。嗟我客子，何堪薄暮砧聲入耳耶。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二句承前暮字聽猿實下三

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

笳。四句都寫望京華情事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結起下章

此章去國之感催刀尺急暮砧仰而見夔府孤城落日斜當此日薄虞淵天荒地老孤臣萬里君門九重所灼然者北斗耳舉頭見斗不見長安然而遙循北斗之墟下是京華之地當此朝廷失政藩鎮不臣星共之義不章辰居之象安在我心依北斗極目京華興言及此安得挽斗杓直上哉望京華而不見因之下淚我聽猿

而淚猶之感叢菊而淚也古云猿鳴三峽淚霑裳今在
巫峽聞之信非虛語望京華而不見或者乘槎我奉命
出華何不可乘槎返國也語云八月乘槎犯斗牛今憑
北斗思之茫無實據往者為郎雖賤庶幾畫省之中爐
香親惹自傷病廢不能躬直承明命蹇如此是京華以
伏枕而疎也茲焉作客殊方惟見山樓之外粉堞周遮
每至黃昏邊聲四起世亂如此是京華以悲笳而隔也
吾一夜所感如此漫漫長夜何時得旦不見月光所照
纔到石上藤蘿又映洲前蘆荻夜將
曉矣日月如流終成留滯亦奈之何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二句信宿漁人還泛

泛清秋燕子故飛飛二句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

心事違同學少年都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四句江樓感懷

此章失志之感 蘿月沉荻花隱起而見千家山郭靜
朝暉千家住山郭之傍山郭在朝暉之內秋光淨霽爽
氣淒清乃千家盡傷山郭江樓獨倚翠微日日坐殆與
江樓終始矣望京華則每依北斗坐翠微則日坐江樓

豈非舍北斗則此心無依離江樓卽此身亦誰寄哉江
樓下所泛者有漁人被漁人有何住著今已信宿而還
泛泛江樓中之客空去而久不去是亦信宿漁人也江
樓外所飛者有燕子彼燕子秋以為期今已清秋而故
飛飛江樓中之客空歸而久不歸是亦清秋燕子也亦
知此逗留江樓者幾經抗疏青蒲上矣自出貶司功以
來遂丹墀之日遠彼匡衡抗疏而遷太傅我也抗疏而
遭貶斥功名比匡衡而薄矣亦知此依栖江樓者曾思
傳經石渠閣矣自獻賦失志以來歎儒術之難起彼劉
向傳經而徵受穀梁我也傳經而詩書牆壁心事擬劉
向而違矣日日江樓坐翠微所傷者漁人燕子為羣同
學少年何在也所悲者匡衡劉向不若同學少年何如
也遙想五陵年少衣馬輕肥亦念有客江樓伴漁人侶
燕子悼功名之不立悵心事之多違乎輕肥者亦自輕
肥耳所謂厚祿故人
書斷絕者正此屬與

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提下王侯第宅皆新

主文武衣冠異昔時二句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

馬羽書遲

二句時事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有所思三

字包下

此章提出長安起下四章。羈巫峽坐江樓長安風景不復見矣。惟有託之於聞。長安為自古帝王都。秦漢以來變遷不一。大勢只如奕基耳。開國者往往得勝算。亡國者往往留殘局。誰知前人勝算。即為殘局。所基後人殘局。又為勝算。所起。然則勝算未可恃。殘局未可拋。善奕者。因殘局為勝算。不善奕者。變勝算為殘局。得失何常之有。長安變遷。且無遠追。即百年間。世事多可悲者。長安中第宅萬戶相連也。今王侯易而第宅已易主。一時大臣宿將。競崇新第。甚而浮屠木妖。徧滿京師。世事之可悲者一。長安中衣冠萬民所望也。今文武異而衣冠亦異。舊如貂蟬。乃侍中冠也。一變而總戎皆插如旌。旄本節鉞儀也。一變而奴隸皆麾。世事之可悲者又一。彼當國者。但知營第宅。飾衣冠。關山金鼓之聲。車馬羽書之警。誠有褒如充耳者。豈知直北關山。金鼓尚振。是河朔餘孽。正未靖也。況乎征西車馬。羽書又遲。是吐蕃猖獗。終無已也。然則長安基局。依然可覆之。基局。世事

如此。彼王侯第宅。雕甍翼瓦者。何異燕雀處堂。文武衣冠。爭妍取憐者。不過蜉蝣掘穴。興言及此。一盤殘局。無處下子。所為對秋江之凄清。感魚龍之蟄伏。頓覺開寶年間。故國平居之事。歷歷繫懷也。三。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

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六母追賦

立宗 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二句放逐之感

一思蓬萊殿。長安宮闕自紫宸。北為蓬萊山。勢已盡。獨對南山。況承露金莖。所云仙人掌者。又聳然霄漢。當年明皇誠勤政。親民則蓬萊宮闕。豈非向明出治之所。而乃由宮闕而西望。思下王母於瑤池。由宮闕而東來。空候函關之紫氣。我亦曾獻賦於蓬萊宮闕。當鳳曆軒轅之代。正龍飛四十之春。此時明皇御蓬萊宮闕。紅雲捧而雉尾移。皇帝宸儀如在天上。朝殿射而龍鱗繞。小臣望見。只此一時。當年以杜陵布衣。得瞻雲日。以二毛老叟。能感至尊。亦誰知有今日滄江之臥。與曾不知自何年。一臥在苒遲暮。遂至於此。蓋猶憶靈武回鑾之日。

身與瑣闥誰料華州敗斥以來滄江便臥庑首蓬萊祇
 腸斷耳。○金莖承露如當年宮中築壇煉藥等事明皇
 度貴妃為女道士是瑤池王母也降玄元於永昌街是
 函關紫氣也雲移二句若解作拾遺時事青瑣朝班語
 為重複且以下四章皆思玄宗年間故國平居之事一
 字不及肅代青瑣朝班亦為滄江放逐之故追言之耳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二句花萼夾城通御

氣芙蓉小苑入邊愁二句寫曲江往事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

櫺起白鷗二句寫風煙素秋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警戒一思曲江頭我由瞿唐望曲江有萬里之勢矣然瞿

唐此秋曲江亦此秋瞿唐之秋搖落堪憐曲江之秋蕭
 條似此明皇往日亦曾遊幸其處遊曲江必從花萼樓
 而來入芙蓉園而止乃御輦則自夾城而達蓋夾城之
 中為複道從南內竟達曲江其中深澗沉香隔往來者但
 通御氣夫以夾城複道之深遠君王遊幸但聞御氣之

通庶幾芙蓉小苑之流連別殿徵歌永絕邊愁之入乃
 當年邊愁之入又安得禁也青海之烽煙頻傳南詔之
 喪亂見告誰料平安之火不報潼關漁陽之笳忽吟細
 柳此日邊愁一入而花萼芙蓉便為灰燼曲江往事如
 此今由瞿唐一望惟有蒼葭素秋而已曲江宮殿千門
 萬戶向曾珠簾繡柱矣今日素秋中黃鵠空圍耳曲江
 龍舟橫流汭波向曾錦纜牙檣矣今日素秋中白鷗時
 起耳曲江本歌舞地何以至此自有長安以來不知幾
 人帝幾人王大畧勤儉者必興逸豫者必亡明皇一
 日不戒罹百年為戎之禍有國家者尚回首知戒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六句

池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二句自嘆

一思昆明池昆明池水乃漢時穿鑿之功也當年武
 帝習戰於此至今旌旗猶在眼中乃昆明池水猶昨武
 帝旌旗安在哉昆明以象天河立於池上者舊有織女
 其機絲更久虛夜月之往來武帝旌旗不見矣昆明

助興雷雨置於池上者舊有石鯨其鱗甲動搖猶助秋
風之蕭瑟武帝旌旗不見矣池中有菰光經波漂而黯
澹難尋料已沉雲俱黑也旌旗之影尚有波底否池中
有蓮房經露冷而淒其欲絕可憐墜粉猶紅也旌旗之
影還拂露中否眼中之旌旗不見池上之物色空留當
年月擊心傷今日想像神愴身違故國仰見關塞極天
夢斷長安俯見江湖滿地迢迢鳥道無限烽煙泛泛漁
翁堪悲身世能勿興哀於昔年之窮兵黷武哉○漢武
穿池習戰以象昆明為征昆明夷也明皇連擊南詔事
同漢武公往在長安日擊其事有兵車行詩故曰在眼
中平準書漢脩昆明池治樓船旗幟
加其上甚壯旌旗二字亦非漫下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殘鸚鵡粒碧

梧棲老鳳皇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六句漢陂

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二句自傷

一思漢陂昔年漢武廣開上林南至昆吾御宿我天
寶末年長安待詔時嘗循昆吾御宿而行到紫閣峰

陰遂入漢陂也陂上有香稻往時鸚鵡所啄者歎一飽
之無時啄應殘矣陂上有碧梧往時鳳皇所栖者愴千
仞之無自栖應老矣漢陂之遊何如猶憶春泛有青蛾
皓齒之歌舞是佳人拾翠也春風自信牙檣動斜日徐
看錦纜牽此其時乎猶憶夜遊有岑參兄弟之好奇是
仙侶同舟也船舷暝憂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其
時乎我待詔長安日遊漢陂宦情亦澹矣先是獻賦已
感宸聰繼而蹉跎一官不就回首綵筆昔年曾干氣象
者安在今日白頭吟望止有低垂更欲仰首伸眉一吐
生平之氣何可復得哉○吟望即前望京華之望望蓬
萊望曲江望昆明望漢陂望之不見而思思之不見而
仍望屈子被放行吟澤畔睠顧不忘正吟望二字意○
公身羈夔府心在長安前三章當以夔府為主後五章
當以長安為主於夔府而憶長安則託之望故曰望京
華望長安而不可見則託之思故曰有所思前三章都
從望中寫出出身居夔府不樂居夔府之意後五章都
從思中寫出心在長安不得見長安之情以言天時巫山
玉露何如霄漢金莖也塞上風雲何如蓬萊雲日也以
言地勢白帝城之凄其何如秦中為帝王州也瞿唐峽
之風煙何如曲江為勝遊處也以言人事伴山郭之千

家何如與拾翠佳人春相問也。俗信宿之漁人何如與。同舟仙侶晚更移也。以言物理下叢菊兩開之淚何如。碧梧香稻為可念也。看江樓燕子之飛何如。鸚鵡鳳皇為可懷也。長安之係人思如此。今日之長安不然矣。今日長安霄漢金莖猶然否。蓬萊雲日猶然否。想見者夜月機絲秋風鱗甲不勝寂寞耳。秦中為帝王州猶舊否。曲江為勝遊處猶然否。想見者花萼樓邊芙蓉院裏不勝荒蕪耳。拾翠佳人猶登紫閣否。同舟仙侶猶泛羨陂否。想見者王侯第宅文武衣冠不勝變遷耳。碧梧香稻猶然如昨否。鸚鵡鳳皇依然無恙否。想見者菰米沉雲蓮房墜粉不勝淒涼耳。況孤城之落日當樓三峽之哀猿入耳悲笳隱而如訴孤舟繫而不開寂寂魚龍秋江獨臥淒淒刀尺旅夜偏驚想故國之旌旗感少年之裘馬滄江遲暮難回青瑣之班。綵筆蹉跎空起白頭之歎。真可謂秋何興而不盡。興何秋而不傷也已。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皆奔波歎彼幽栖載典籍蕭

頁

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

飄零余到此古人成敗子何如

以上敘林居

荆揚冬春異風土

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舞盜

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

蒼生有環堵

以上勉學士

此勸學士出山。自安史作亂干戈至今學校廢詩書輟學士流離失所矣。歎彼載典籍依山阿是亦伏生轅固之流惜乎萬里青山暴露風雨靜散之地但有垂蘿如子林居者亦亂代飄零之故耳。但不識古人成敗載諸典籍誰為濟時而成誰為失身而敗。學士審處果何如耶。彼荆揚春冬風土獨異巫峽日夜雲雨偏多如百舌多言鳥之小人感陰始囓今爭鳴於赤葉楓林際是。小人得志充斥空乎盜賊縱橫也。彼天雞知時鳥之君子空處霄漢今起舞於黃泥野岸間是君子感時而思有為不甘於形神寂寞也。願使縱橫者密邇寂寞者。

自辛苦哉。大抵君子處世。獨善非難。濟時為貴。今學士
 林居。環堵蕭然矣。其如蒼生暴露。何庶幾排金門。抒高
 議。使蒼生各有環堵。以免於內溝。此時天下爭頌學士
 功名。出於尋常萬萬。則數年來之干戈。一朝休息。即
 人成敗。有甲甲不足
 數者。學士果有意否。

杜詩園卷二十四 終

天猴

